

中华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中心



山西省图书馆 摄制

1990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25281-296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字迹模糊

原件个别地方破损

(雍正)澤州府志五十二卷
(清)朱 樟修 田嘉穀纂
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十六册

本部书共摄制 3 卷

(1) 卷一至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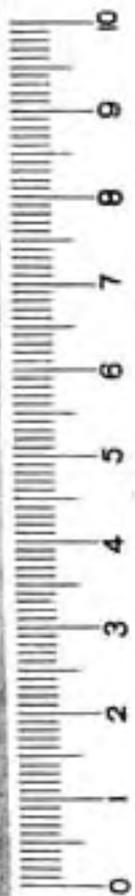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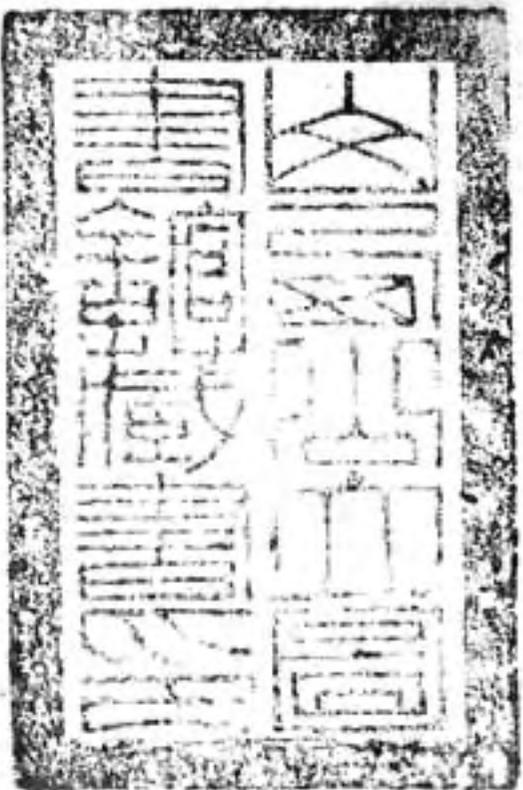
(2) 卷三十四至卷四十六(上)

(3) 卷四十六(下)至卷五十二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接前片卷

本片卷含：卷四十六(下)至卷五十二



山西省編
卷之四
至

陵 塚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寤之乎山川委之
事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勤
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
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
靈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
壽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
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日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於藩臬諸君者無異

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選公方委曲已能勵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於是諸公命公繪望雲思親圖以賦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志乎公之爲貴也時情俗慙好諛佞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夫以今之所聞徵諸古若狄梁公之事然後識其心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勸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冷伯陳情表論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嘆者乎冷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

圖也若當使王公見之感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雖然吾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獻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愧人之不能養類思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能無意乎覽者當自得

海會別院種松銘

明張慎言

黑入太陰雷雨垂白摧朽骨龍虎死吾以狀大雲之松而不知其所終良爲之惆悵而徙倚只愁明月消爲水猶恐清曉凝作霜吾以狀虎谷之松而不知其所始又爲之躑躅而彷徨今海會之於拱把爾望虎谷大雲始如雲耳而下憶所不可知之祖又如今日而緬懇無懷葛天之太古吁一刹那頃霽色參天霜皮溜雨異日者躑躅彷徨惆悵徙倚翛然杖屨

於膠膠謾謾之下者試問晉稱子此何人斯非我也耶諸爾
手洞然而不我許止止不須說但道今種者誰氏之子是崇
正其黃嘉平之望虎谷莊園無用爲余支離之喬若梓要所
爲無禁之終原所始爲無始之始

李宜書壁

劉東星 沁水

人謂星過陋巷當尋孔顏樂處祠宇宏敞丹雘輝煌後人崇
奉先師非聖賢之所樂也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
改其樂是必有自得之處千古同然者若多其輿馬飾其才
能作官貴養大氣象固當揮之門牆之外而以此責信縣官
糜費民財奪天下士又名教之罪人也敢以告於後之來
者

左右藩司 唐志

外莊正而論詩回隱者天無不知之飾廉靜而實多嗜欲者
心無不知之事求不愧於吾心事君之道在是矣職思不
於吾君事天之道在是矣

四檜說

郭顯友

檜慎堂前四檜太守王公手植也公爲政清約勤慎以愛
屬本服日樹此以况節也公之遷不久矣他日民之觀之者
莫不勿伐安知不比爲甘棠乎公名朝雍字仲和陝右朝邑
人嘉靖己丑學正郭顯文撰

張侍郎昂贊

忠矣張公殉國以身稍昧幾先委托非人密謀既泄大事壞
傾公平奚媿英誼千春鄙哉李吏乃獸乃禽

蔡忠襄懋德傳贊

國朝 畢振姬

外史氏曰白孕衫為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心而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虔吉南昌黔駱之道屬手剗割天地廓然理其學為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拔揭重熙萬元吉會亭應數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為無用之學歎世豈獨惜公無膽耳晉王發金募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匿其金易以紀功紙票公不敢禁檄周遇吉守太原迫於眾議又止還學武公不敢專趨趨為解任聽勸視昔龍塲驛丞何如蔡汪御史疏不重於桂尚書揭假令公守於內庸戰於外重賞以備勇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擇天險不可賴以存解任官却劉鄩太原有臣法矣膽生於賊

楊貞肅公贊

彭一節

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解任已死封疆為六覺也意於事係真前受官箴遠運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遂志之學矣

羊頭山新記

樂律全書

明鄭世子朱載堉

羊頭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澤潞二郡交界高平長子長治三邑之間自山正南稍西去高平二十五里西北去長子五十六里東北去長治八十里所謂嶺限二郡麓跨三邑也山高千餘丈旁礪數十里其巔有石狀若羊頭駝向東南高岡皆

六尺長八尺餘山以此石得名焉石之西南一百七十步有
廟一所正殿五間殿中塑神農及后妃太子像皆冠冕若王
者之服按神農時尚未有衣冠之制不若設木主爲宜耳此
繼以南屬澤州高平縣豐溢鄉團池北里殿之西北屬潞安
府長子縣義豐鄉柵村里殿之東北屬潞安府長治縣八建
鄉莊莊里故俗說云前營滴高平後營滴長子謂此也殿西
稍北二十步有小坪周八十步西北接連大坪周四百六十
步上有古城遺址謂之神農城城內舊有廟今廢城下六十
步有二泉相去十餘步左泉白右泉清泉側有井所謂神農
井也二泉南流二十步相合而南寰宇志云神農管五穀之
所上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泉後魏風土記云神農城在羊頭
山其下有神農泉皆指此也地名井子坪有田可種相傳神
農得嘉穀于此始教播種謂之五穀畦焉廟之西北十里許
有黑龍池東北三里許有白龍池東南二里許有金龍池此
三池惟金龍池大而且深高平志云金龍泉闊丈餘舊傳有
二魚時躍於泉遇雨卽飛去疑龍也山之正東稍南一里餘
有泉甚清東西半里許有梵刹曰清化寺建自後魏孝文帝
太和之歲初名定國寺北齊改名福隋末寺廢唐武則天
天禧二年重建改今額有碑乃唐鄉貢明經牛元敬撰并書
其畧曰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昔者攝提紀歲之後燧人佐火
之前穴處巢居茹毛飲血爰遭炎皇御宇道濟含靈念燧燧
之虧仁嗟屠戮之殘德尋求旨味以替癯瘠通陟游山靈
瘳草屆斯一所獲五穀焉記此靈竒顯其神異石類等靈
立爲名於是割制耒耜始興稼穡調藥石之溫毒除瘴毒

澤秦稷之甘馨充虛濟衆人欽聖德號曰神農歷代崇恩澤
臺享廟其山也左連修嶺橫巨嶂而峙滄波右接遼臺列峯
嶺而遊繹鸛烈山風穴泛祥氣而氤氳石鼓玉泉洩雲雷而
隱軼芬敷花藥春夏抽丹箭鬱松蘿秋冬聳翠人天交集衝
聖遊居鸞鷲遺之靈宮猶鹿苑之佳地播生嘉穀柱出茲山
矣字乃行書道功可觀頗類聖教序其而○等文非篆非隸
蓋武氏所製字也碑陰識云所有當寺方圓八里東至秦關
古道下面東西石楞井虎谷南高僧嶺所管南至圍池古堽
發水西至秦關柵村道下面東西石楞井古尼寺下平取正
北至雙浮圖下古道以上所管永記於銘後凡七十五字詢
訪遺蹟多不可曉問僧但云四至以裏田泉林木皆屬本寺
指彌漚山谷近來禁馳盜伐爰畫寺僧嚴發同於俗味蓋有
不勝其苦者矣寺東五六里有水焉俗呼爲長河高平志云
長河在縣東北南流入丹水河渠渺遠環帶兼經夏狄之發
渠溪合流水勢若江海渡者艱危至冬始涸懸接水經註云
長平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今此水在縣東北非古所稱長
平水也山之西二十里曰丹朱嶺其古之丹林歟水經註引
山海經云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
又引地理志云高都縣有菟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
又引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
丹水出相反擊卽此水也考其時在白起趙括之前已有丹
水之名高平志引方輿勝覽云白起堽趙卒血流成河故名
丹水又云丹朱嶺在縣北四十里長子縣界以堽長子丹朱

得名此二說皆謬蓋本丹林年久伐盡不復有林矣蓋
丹嶺而朱乃後人妄加耳長子讀如長短之長見顏師古
書註春秋左傳云魯襄公廿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子長
子執孫蒯子純留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十二年虜取水
尚子屯留卽純留尚子卽長子古音相近互用無屬於
也是時鄭已滅矣此云鄭者蓋晉諸侯也見史記韓世家
又西二十里曰傘蓋山泫水出焉山西通志云傘蓋山在長
子縣西南五十里以形似名下有水名泫水水經註云泫水
導源泫氏縣西北元谷東南流逕泫氏故城南而東會紀水
流流東南入丹水是也寒字志云神農嘗五穀之所上有炎
帝廟南帶太行右有繖蓋山卽此山也又西北三十里曰發
鶴山山下有泉泉上有廟宋真宗時雨師廟額曰發

蓋泫水之源也中興地神女者二八傍有女侍手擊

鳩俗稱三聖公主乃羊頭山神之女爲泫水之神泫水欲漲
則白鳩先見使民覺而防之不致暴溺羊頭山神指神農也
然白鳩事諸志未載以其近怪故不語耳愚按山海經云發
鴻之山泫水出焉有鳥名曰精衛炎帝少女遊於東海溺而
不遂化爲此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埋東海故陶詩云精衛銜
微木將以填滄海蓋用此事然則俗語亦有所本矣周禮職
方氏曰冀州其川泫其浸潞許氏說文曰潞冀州浸也上黨
有潞縣關關曰潞水爲冀州浸卽潞潞也後漢書註引上黨
記亦謂潞卽濁潞然則清潞爲漳濁潞爲潞明矣山西通志
云潞水在潞城縣東十五里潞子城發源西流合濁潞此
非也潞爲冀州巨浸豈小水耶濁漳卽潞近乎理矣潞水

羊頭山西北去山五十里山之陰凡有泉皆北流入於潞水山之隰凡有泉皆南流入於丹水古所謂泣氏者卽今高平也所謂高都者卽今澤州也羊頭山在太行之北一百五十里衆山最高處俯視太行相在下矣高平志云羊頭山在縣北四十里危峰秀拔勢凌霄漢日夕諸山俱暝而此峰返照無光故俗傳此山比天下名山高三尺然非山高地勢高二尺耳并天下置郡縣以此地極高與天爲黨故名上黨郡卽今潞安府及澤州所屬皆古上黨郡地至隋仍置上黨縣屬潞州今之長治縣卽舊上黨縣也山之東南八里曰故關村村之東二里曰換馬鎮鎮東南一里許有古塚垣址或謂廣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栢茂密相傳爲炎帝陵有石碣石在存焉蓋金元物也愚按路史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軒轅氏與

炎帝參片碑封參盧於潞守其先塋以饗神農之祀參盧之後政衰其國渺前至春秋時爲晉之所庸焉蓋因畧小國繩祀禮法而民俗鄙陋頗同夷狄然以火王猶知尙亦收葬之赤狄潞氏潞子嬰兒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其臣舒專政虐伯姬而殺之魯宣公十五年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滅潞事載左傳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卽其國也其國至神農氏一百六十里此爲先塋理或有之又按神農塚天下有二焉其一在湖廣衡州府邵縣載於祀典每二歲遣官祭其一卽此塚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嘗遣祭禁樵採然南北二塚相去三千里世代久遠是否真僞莫知其詳合此墳側有神農廟有司歲時致祭焉又按諸志凡羊頭山以形命名隨處有之在冀州之域者有三其一卽此山其一在

澤州西北十五里見一統志其一在古穀遠縣沁水所出見
 漢書及水經註今沁源縣綿山是也神農嘗穀之所亦有三
 焉其一卽此處其在潞安府東北十三里百穀山其一在
 隰州東四十五里合桑村有古穀城穀臺是也若夫神農
 字在處尤多茲不足紀蓋皆鄉民積年私建謂之行祠云律
 家考稷率曰羊頭山叩其詳多不知附此以資談論而已

高平向日軒記

李楨

居之西有田一區環以垣堵繚以茨棘砌以瓦甃畫以蓬
 經翠以暎畦序以鈔鈕沃以灌溉終歲如之花木欣燁而爭
 飽禽鳥睨睨以圖奇風雨暘明景態各變寒烟烟漠氣象不
 齊爰亭其上曰後樂後樂云者蓋樂先憂之志伸也前張公
 紀之備矣亭面三楹金碧而之以榜焉其上曰向日軒蓋開
 之爲物也出於賜谷中於亭者皆遠處獨行與天會者多爲
 息光燭萬彙明被八埏星月之輝或借或藏况於離火蒸其
 象至尊而無對有君象焉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居江湖則
 憂其君余遠臣也宰泣既有日矣政務之暇憂倦之頤其涉
 康而至止於斯也機也而茹生蔬湯也而汲活水挹行露
 觀飛聽嘯抽簡披冊非不可樂也而憂與存焉是故無事
 動也而向日於暇昕無敢怠晝也而向日於端景無敢怠夕
 也而向日於圮谷宰君之民也而日以拊之行君之事也而
 日以治之斯亭也豈獨後樂云乎哉官不憂家君不憂身
 慘劬勞之念切而燕燕居息之欲微矣不觀花之葵乎紅紫
 交加青白掩映云可樂矣而向日以傾心者不厭又不觀之
 无之焉乎疎密關值低昂扶羣云可樂矣而向日以傾心者

不羨羨何物也而亦知向日以呈其華而况於人乎况於
人臣乎昔有人之海上遊者觀日初出也狀若巨輪騰然炎
奕奕如烈如海水震蕩不定俄而日升三尺許恍見捧日孟
如蓮花樣入海歸來茫茫然每視日事之惟謹昔史之贊堯
也乃曰就之如日又曰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敢不敬應
是故不敢玩日則不敢黷時不敢虐君則不敢遺民苟卿以
敬致君為說李德裕以法日報主為詞然則范公希文之
言其意良有見哉有見哉

龍巖石龕銘

白雲知

釋迦湯素嚴戒律行著志堅每歲齋戒餘五十年歲事
六月六日方誦法華經忽野兔律及龕內經案前湯曰此
何為豈欲快善法事脫離苦海共入無餘之樂而汝度乎
為汝請誦汝其諦聽兔昂首領耳若有所受者請已磨三法
不去徘徊半日自已至申湯曰五送汝歸路兔從之全與出
門踴躍而去異哉夫龍巖法華道釋子類言之儒者以為
幻妄斯兔也闔寺所共目視豈妄與狎鷗馴雉古語有之語
忘機也湯其大類是乎予雅重湯交契且四十年故為刊之
龕門以俟傳燈者永焉萬歷壬子七月吉日省菴道人為
之銘曰倬彼山巖維石嶙峋泉水澄碧既清斯盈誰構招
安處高僧三年既武畢世獨行伐石為洞繞棘為門朝誦貝
葉夜讀金文有兔綬綬來散晝聽摩之不去拊之不驚彼
奚知動物惟誠

禁植山伐松檜

張道濤

檜嶺山火雲寺住持等茲山松栢列冠巖阿佳氣

類甚廣風來謾謾居士午夢初回月表亭亭杜少陵行香
 未死見形自古龍質宜蕃中室羣峰隔高高而不見石梁一
 徑開天燒之誰多加以影翳真曇濤清別梵泥飄花而散而
 象外成林吹野雪以粘雲空中無日誠靈區之異觀禪宇之
 奇蹟也故劉莊靖止雨樵蘇我先宮保嚴其斬析昔者寇禍
 浸淫山門灰燼化城議建柯斧因加一時計出權宜大衆緣
 為侵盜方怵怵如也既失禁於厥初乃旦旦伐之亦何難於
 坐盡在佛已干貪戒于山頰滅壯觀今約方袍員頂之施者
 隻就骨嫩鱗之色茶鑄煮月但許掃葉堵前墨竈飄烟豈得
 燕脂爨下天長地久蒼髯翁任化雙童日升月恒夫誰復便
 同于佛誰彰木德免犯竹刑故論

靈苑

靈苑

靈苑之東瀟湘九疊臺以左飛嶼壁兩殊岫殊連削如劍立
 巖若執攢湖口亂開人跡罕見唯有飛僊可到飛圖畫紫邏
 摩于金銀城也而四山之奏兩崖之交伊闕上盤禹門孤懸
 有怪石不知其幾丈許橫卧促駐於其中雲拳電跳蛇文龜
 壘于佛之泔膩如流脂已為方外絕秀及轉步下睨得水一
 泓名曰棲龍潭者蒼然元然清然冷然盤渦伏流奇成自天
 壤漿玉液甘可食人大旱祈禱洪霖輒應或以萬石投之咆
 嗷轟轟暗響移時杳莫探其底極君子以為歸墟之壑也僻
 邑窮郊誰其爾知如昔賢所品於江南諸水者略弗及之蓋
 賡謂李密未見秦王爾故可以觀才矣俞子同孟子小黠王
 子及泉登焉竟晚眺賞實難忍割蓋若此瀟以予輩相為知
 已云

大雲寺三松說

張五典

楹山寺三松補禪迦殿前中左二株圍各一丈五尺右一株
差小然其高皆數丈也膚理瑩膩如雪蓋山中萬松皆然而
此其大者三耳山中人習見之不以為異也余嘗陟岱嶽中
道有枯松柯幹尋常無異人指為秦封五大夫松也密縣白
松一株觀者異其色為之歌詩繪圖以為寓內第一松矣抑
其知楹山之有三松乎玉骨凌霄瓊枝挿漢視岱嶽枯極不
啻藐小方之密縣彼一此三其數不敵也然數千百年未可
解其奇者蓋托根巖寺岑寂嶮巖無論車轍所不到而文人
墨客罕有涉其境者不與泰山密縣同稱其所托者然也余
因是知天下之士矣彼其探高山履亨途卽一村一龍皆可
以樹名者豈特彼山林清曠之士聞才碩抱老死無匹哉
上之若非其光之世其為老一死而無聞也吾於三松釋
感

劉氏三老堂記

劉龍

嘉靖辛卯九月太宰白巖喬公至京口舉其師少師遂庵楊
先生北還登太行山走書於澤約少宰遲齋孟公訪大司徒
石樓遊碧峰之萬松庵又明日遊郎壁之玉清宮及乳壁之
元真觀又明日遊楹山大雲寺未至遇選齋於河頭村會兩
雪遂冒雪行薄暮抵寺白巖題三公名作大篆勒石踰宿下
鵬氏止瀛瀛寺之翠閣堂相與賦詩履歌劇飲歡甚俄頃
鵬楊君鉛等偕寺僧咸樂為筵款日盛事也遂歸名於三
老許之

群召疏

文有孝思因載入

劉處

臣本訥暗人頽侗豎子生逢盛代達筵清途詞苑二十年
刪靡效講帷六七載啓沃何裨鷄濡愧於在梁鷄雖憂於
伊曠瘵之罰蓄咎乃叢方旬每以悼慈親更駢蕃而承
野藥瀕死恐君恩圖報之難殊殊偷生宣吏議構成之
感乘言之賤眩庶幾茅塞之開明瞻天焚懇行之香爲
告遷世寢鳴寃之草事不家國有無悉聽公評豈滄
於堅修素節奚染蒼黃自謀還棄於溝中誰望曲於
在昔栢臺擗擊既寬斧鑕之誅於今芸館招延猶
命舊官重昇新職益壽謂使通賢於使功故賜環果於
祖慈薄劣曷副甄收何日月之末光六幽畢照酬乾坤之洪
造九服爲盟固當勉厥以追趨安得趨趨而却顧但親
乃臣經且官病則休定去國與臣父年廣喜彌逾七十
有二齡臣身病極支離醫再三無一效臣與父更相爲命父
於臣惟疾之憂感時驚過隙之白駒思養愴啼枝之烏鳥微
獨依依菽水又兼戀戀松邱矧因疴疾之沉綿爰致謾問之
荒落毫欲濡而旋暈卷纜釋而輒忘即使衷赤勉殫其於
膏何補若或昧乞身之義必將貽除目之羞此臣所以致
說惶戴恩跼蹐而不能已於控辭者也伏願聖明察臣
令臣休致石渠盛世雖亡繇徵附驥之榮山澤殘齡或尚
獲麟之瑞上不累聖主知人之鑒下亦全愚臣守已之
臣無任席藁待命之至

諭蝗文

孫

予一日行野中見有伐鼓舉烽者意其捕寇而即或

焉則盡田間之老農也得物狀甚恠喙剛而銛目怒而黠勇
震其股或掀其鬣羽翼未成已學飛舞兩腋之下可達一尋
余異其狀問於田父田父愀曰子識今秋飛蝗之狀乎此其
子孫而彼其父祖也官命我輩捕之余曰蝗何負于官而見
捕乎田父仰天泣涕曰是害吾稻黍者也王法之所不恕始
吾小人謂爲瑞物也炷香而祝其來旣來矣則田毛山髮化
爲黃埃然後知其爲災初以爲祥後以爲殃昔恨其來暮今
懼其不去吾小人惟無知故若此觀子之貌類學古者乃亦
體然何哉吾小人記爲兒時從村市一老生學授我一書蓋
忘名而記其畧曰某食苗心者某食苗節者某食苗根若茲
者又曰吏侵牟生蠶乞貸生蠶以實其犯法生蠶賊虐無辜生
蠶然自垂髮至取白未識其色也今雖識之反不顧蠶

今日能盡去乎曰不能然則吾爲若論之使法用乎曰法
恐不可論耳余曰金石無情可動以賊瓦礫無知可格以理
豈能爲害亦能聽吾誠矣試探魁傑者數輩置于前詰之知
使汝害稼天歟人歟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爲吾民瘡也苟官
吏掘汝則民何辜且食民天也汝啖民之天以充其體膚天
將汝誅矣速去無久居頃之若有昂首揚目趨趨而股鳴者
聽之若曰今爲害者獨我乎牟人之利以饜已之欲者非聽
乎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非蝗乎利口而邦之覆磨牙而
民之毒者非蝗乎故窮奇饕餮虐之蝗也夷羿獍泥夏之蝗
也受辛億萬商之蝗也蹶樞家伯仲允豹子周之蝗也齊稗
庶其卒夷黑黜春秋之蝗也儀衍申韓楊墨列惠列國之蝗
也鞅隄斯高剪邯翳欣蝗于秦者也酷吏游俠外戚佞宦

于漢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算也自漢而下蝗日益甚
日益病變日益頽民日益瘠雖唐之貞觀開元間號多樂歲
雖未息也嗚呼其爲害三千餘年矣跼跼蹙蹙實繁有徒去
之復生茂之愈甚其庸有既乎必有良史特書屢書而胡獨
罪予且夫節按常程無非急征鬻獄賣判價隨輕重外託公
計內爲己辜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橐金囊帛時世凶獄爭
飽苞直道遂懸錯一筵之費或至于索咀嚼已竭未厭溪壑
不稼不穡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昕會朝崇朝
退食水珍陸羞映照巾幕是中其誰羔羊正直乘馬從從呵
與寒蠲鳴玉曳履鏘鏘步趨明且封事問之則無月糜都內
鼓月廩太倉粟輔郡致醇醴京府餘居屋休問於從禮不諱
且是鍊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屯雲百萬老弱糗糧問其妨

工鍼雜鬼鍛資米已喘執券已汗浹衣麗襦市屬嬉愉私豎
一占終身晏如食粟而已惡却其餘此冗兵之爲蝗也官如
傳舍施及子孫所在朋曹蟄蟄說說舞文目賄蓄吾本根幸
而黑涅復爲官軍此吏胥之爲蝗也傑閣廣殿金發炳烜至
偶蒙珠璣壁湧鉅點首無知禍福驅湯此羹鬼之爲蝗也節
奏所圍邊刺等官本待有功豈爲養安養安得返坐靡厚秩
率民戶百不能供一賦吏斥歸更得廩祠豈念祠廩亦民膏
脂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烟族仍及僮僕倚勢逞豪飛金
人肉鼓吻弄異道路以目凡此皆人其形而蝗其腹者也其
爲民害意章如是若夫惰田之農淫浮之技曳縞之商蓬蓬
之女從倚市門之孑儻飾衣冠之士瑣瑣碌碌者尚不與此
然則豐年富歲常有數十百億萬飛蝗在天下誰人覺之

待食稻黍而已况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期害稼者過德如魯中牟則不入境今聖天子齋居潔蕪至誠勅天我輩雖知將率我族類而遠遷矣然我輩雖去斯民終未得晏然也使若屬未殄天下寧有豐年予聞其語書以自省且俾親屬者述以爲有位儆焉

太行虎記

徐芳

太行天井關之西十里有草庵焉老僧居之嘗聞行山嶺中有小虎子纜大如犬折前一足委頓伏地殆崖石預墮而爲虎母所擲者也僧意憐之攜歸庵飼以粥餅虎餓得餍飽後遂馴習僧出則尾隨居則膝侍婉昵柔狎不去左右居二載虎益壯猛頑黠一足微蹙人呼爲跛足虎客有過庵中者虎亦迴旋環繞無疑疑子是遠近高僧之行謂能伏處僧亦相顧然以爲虎與我善也一日僧携虎出

井關身血不止淋漓注地僧惜其汚以足點地使舐之虎得血甘其味其無幾又饑不可忍遂前撲僧負而去之囑中餐嚙殆盡自是此虎日蹲伏要路間伺行人過搏噬不復食他物以其初入喉時甘在人也而凡他虎之出沒太行者亦皆一意嗜人往來行旅傷害甚衆每日糾卽相戒裹足今十數年矣而患未息論者以爲昔跋足虎矯導之云事在崇正末歲論曰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噬人之獸也而養以自隨又教之舐血啓其饑狠不但辨身而流毒于當路其害僧之愚以小不忍貽大禍也虎類僧之力免于困死又撫摩煦育經歷歲月一旦又眼見血而不見人斯其所以爲害

也往讀中山狼傳啞然笑之以爲彰似之言不意竟有真

人乃爾雖然僧其小者也漢之新莽乘之侯景唐之安祿山
輩皆厚寵隆恩長其爪牙豐其軀力及情遷意改變起倉猝
聖子不可控遏向之撫摩煦育皆足以爲儲克讓整之資奮
已天下賊足之虎多矣何獨太行也屏而遠之寘之深山大
澤間謹吾藩以自固雖有毒亦安能及彼庵僧者貪馴虎之
名而自以爲虎與我善者也

中村廟兵荒碑記

王夢震

崇正四年流寇作亂其首日王加印者自秦入晉統領五百
餘賊夏六月來中村居民盡被搶掠然其時受害猶小其首
賊曰紫金梁各黨與復自相名目次年秋大營賊過有老獬
狌八金剛八大王掃地王闖王陽將關關天破甲錐邢紅狼
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等大約三十六

劫掠三十六增賊衆約百萬有奇

奪財物擄掠男女其餘騾馬牛羊鷄犬等盡被擄掠

此凶毒計有逃匿山隅或深藏深洞者賊率其黨搜山

穴死於賊變者又不可勝計連六年八月十一日遂破我

城城內外父老子弟受其屠戮骨肉分離驚散實難言狀

後賊衆去河南餘黨土賊尚羣聚千餘人盤據茲土凡

境內人民盡逃奔他方城池故土竟爲賊之營壘戰場矣

年乎賊方招安里民稍稍復業則歲歉薄收十一年蝗蝻食

苗民復困于食明年幸黍麥告豐又明年閏五月自

秋賦赤地千里歲復大饑間間惟藉草根木屑爲餅啖甚

難得食則殺人以食往往父食其子夫食其婦親屬相

殘延旦夕真令人目不忍視耳不忍聞屈指兵荒以來所

漢七斗去其九矣十四年春斗米兩銀斗麥子錢油一
斗值錢三百豆一升八十錢至于柿棗羌桃每箇錢二文
更則不能供酒肉凡猪肉錢二百五十文羊肉百二十文
雞錢一百文有一雞而得千錢者有一犬而索兩銀者猪一
口則一二十金不等食物之貴一至于此尺布值錢七十錢
一勛值錢五百故兵亂年荒不惟食不充饑布衣溫暖亦
不可得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似此哀慘情形使人靡喪心
刻石爲記其事如此崇禎十五年四月癸日邑庠生王夢
龍記

陽城科貢題名記

馬 理

國家育賢于學三年設鄉試科以羅之入羅之賢曰舉人羅
而集于磨官復設會試科以羅之入羅之賢策于天子曰
進士外此又設貢士科以羅之入羅之賢亦試于天子曰
貢士三羅設天下之素饒者寡矣君子曰當今之世設
貢以羅賢雖孔孟欲行道濟時亦必由是以進不其然
不富是進者則國初時吳方伯印揚學士爲數人而已
寡得人科貢爲盛陽城居析城太行間地靈人秀科貢之
若原公傑位至尙書而血食三省若楊公繼宗官至都察
列於名臣非特爲三晉之良實一世之英也其他棟梁
之材未易枚舉亦云盛矣然自國初迄今百有八十年
賢題名僅用木板歲久易滅嘉靖間韋令來病之始題
石刻凡先後諸賢皆大書其名於上細書其出處及所
而巳夫題名者前賢往矣後賢予有望焉誠吾以上
謹爲心

如原如楊則爲世巨擘無愧于題名義也苟非所安益以是
遠爲心希孔希孟則百世萬世巨擘無賴于題名尤義之義
也否則人將目名而指議之題何益哉令今亦題名於王
無愧與否無賴與否同諸賢盡均勉之哉均勉之哉令名又
英字本和涇陽人其令也宜民宜人上官交以賢能與之亦
有志於上達者余故因而厚望云

玉皇廟記

劉東星

宋李昌齡註感應篇稱天帝有玉皇主天事稱大天尊遊於
理宗世傳其書事應甚悉足爲炯戒後之人崇信供奉雖自
國都達於郡邑在在有之邑嚮有修真者一區修多隙地故
樞王公廷獻募緣鳩工創建玉皇殿三楹築土爲基庀材爲
棟合羣力而共作之秩然有序矣是時我皇重慶塗以丹黃
其中輝煌赫矣聖之儼然庚午乃孫從周率於鄉紳人士會
請神應不爽余以諫官直忤時請丞關洛蒙恩貸還過里
舍中暑病狂幾不起先大夫率幼子徬徨禱焉仰藉神休以
藥而愈里人感茲響應益修虔事歲時伏臘香火不絕
一言爲記詩不云乎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曰小心翼
事上帝是天之與人陟降上下固相爲流通人之承天
惡惡亦各以類報文王之默順帝則成湯之顧諟明命皆
蒸天者也多福之懷百祿之荷豈偶然哉今以天地而祀
一鄉以村疇而擬泰壇之建其事若僭然天之照臨及
王及爾游衍固不以爲僭壤下土細民而有所遺而
設教因嚴致祀聖人所不廢則是廟之設固彌大遠之

勸善懲惡之大防又豈徒爲土木崇不經之祀已哉且
山西時必河東注左甲石高壘與冢有補修之說是廟
震方補缺塞向風氣既聚人文煥發廟貌迥新靈異斯
幾會逢其適神人相爲感應固一邑昌明之會而年
比間相聚無流離遷徙之憂生齒日繁禮教益崇無
奪之習雖父兄故老長厚成俗有以教導之而默
起善念彼不畏于人者獨懼謫責之及神功又焉可
始於嘉靖三十一年落成於萬曆六年廷獻名歷
功德甚多此特其一節云宗功名九叙封任
汝濂仕趙州知州其施財姓氏久遠

參魏忠賢劄子

綱至願重處以快輿情以培國祚事臣聞際朝野治皆欲求
忠自爲舉賢自輔乃忠而未必忠賢而未必賢幸令怙侈
德大怒人棄其害蔓延而難於猝藥何哉則以真忠真賢者
其心樸其人多苦勁而拂意僞忠僞賢者其心險其人多狡
詐而順旨積拂則生憎積順則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而治
亂之所以相尋而不可挽也臣見我皇上臨御以來未明求
云曰是亡德批答如流嗜學若渴可謂堯舜主矣堯舜之世
不之因由豈謂今日而無若人哉所貴乎天聰明之發者在
於見而速屏之耳書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曰能
休則聖哲之慮遠矣日者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維驥奏大
璫親忠賢臚列其罪狀纒纒數千言射高壘之集同諸道之

豺義泣鬼神忠貫金石通都吐舌相顧且手額交慶謂奸邪從此可逐朝政從此可清海宇從此可安其闕宗社生靈之計者甚鉅自遼之疏出而諸臣或公疏或單疏發憤吐瀉擊不遺餘力臣於其間何容再置一喙顧當此時我皇上宜急採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赫然震怒寘忠賢於理而濼沫莫冀尙未損其一毛大奸之去如孱拔山謹言之入似水沃石臣始惶汗大恐而不容默默矣夫今何時哉兩澤愆期兵車互駕男子疾耕不足充口女人勤紡不足蓋形正皇上焦心汲汲宵旰園治之日尙可令賊或在內虎或在傍恣竄盈路客容而不爲之所乎人亦有言一髮引千鈞蓋其重也夫聞如忠賢去之不過一孤雛腐鼠耳果安所關於治理而爲大刑大害若是則以從來小人之禍國家者其始猶有少顧

慮而不敢恣既經指摘自知不爲君子所容顧已晚矣顧之何益遂甘心於大惡而不之恤舉前日彌縫變幻之諸輩爲猖狂無忌憚之行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蕪蕪背理不見其惡有時而亡也則履霜堅冰易訓切矣且皇上亦知忠賢一段猗猗之態乎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而君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籍人忠賢手握玉璽口含天憲少拂其情能立致人死命所謂作威作福而授之以柄者非與柄之所歸衆之所赴蟻集蠅聚將群起而輻輳之縱橫顛倒罔不如意是禍患生於肘腋而左右之間有戈矛也豈不殆哉今國家外憂未寧內患又起然外憂不過邊事選將練兵可幸無恐內患則上下相蒙表裏煽惑故堂上遠於百里下堂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何則步者一日百

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甚哉忠賢之爲憂國者大也決其壅而撤其蔽則皇上之明並日月矣臣聞叔向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璉大臣起與公忠正直之左光斗等親受先皇之顧命擁戴我皇上於日月之際亦功臣也鋤奸剔蠹正是盡職易危就安正是翻惡而曰尋端沽直夫諫諍之事觸忌以伸詞蒙死而竭智體人意氣所激無不欲犯顏苦口爲主上一言而返思却慮其閉喙而休投牘而廢者多矣自非忠義天植誰肯批鱗屢屢以其身試於不測之淵哉昔王曾正色危言使宦官不

敢窺視

獨曰就臣於遠等有厚望

病自死蓋言衆怒之難犯也今舉朝以爲不可通嗣以爲不可卽傳諸普天下諒亦以爲不可者而皇上肯獨以爲可乎水火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此實也忠賢有其實矣故衆口沸騰如矢之集的怨氣滿腹似鋒之擗身入非意責合併交加清夜內省能一帖席否忠耶不忠耶賢耶不賢耶亦大拂皇上命名之初心矣夫親賢納諫從善如流此理道之所以日隆也拒諫飾非狎近佞人此王壞之所以日頹也顧其要只在乎能斷語曰鑠邪弗利無異鉛刀又曰當斷弗斷反受其亂惟我皇上帝奮乾剛早賜聖斷將魏忠賢盡加罷斥明正其罪以洩神人之忿庶孽障不生禍患不作而億萬年有道之長繩在是矣

聊陵陳子棻給事諫垣以違言請外稍遷知澤縣經太行天
井關聞有孔子廟號曰過車石上轍跡深尺長數十武廟財
傾敝朽漏弗堪後講堂惟故址陳子至郡首葺廣之完屨壯
麗矣客有問過車之說者陳子曰孔聖之車未嘗登太行也
按史記世家孔子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賣
馬犢舜華之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
夫乃還息乎嘔鄉作嘔操以哀之而返乎衛斯世家所謂至河
者黃河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澗至於大伾北過碣水至于大
伾括地志曰大伾山今黎陽東山索隱則曰大陸在鉅鹿及
入我朝黎陽卽北直隸滄縣而鉅鹿之大陸澤州寧晉境也
是古之黃河過洛澗卽東北流而鉅鹿在其東南故自衛迄

晉必過河而後太行過太行而後晉境孔子嘗時既臨河而
返是未濟河也既未濟河是未及太行之下也其太行之道
有迴車之轍者妄矣客曰孔子無迴車太行矣何以有廟歟
陳子曰余聞其說矣水經魏鄆道元注曰野王西北有故邗
城當太行南路邗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泰和
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中
太守元真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于廟且云按諸子書
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是非太行迴車之言也魯國
訖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烝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
下適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果遷魯立堯祠于山東
矣水經之言明可考見如此夫鄆道元後魏人也太和魏孝
文年號也已云舊宇毀落是此廟元魏以前西漢三國時所

建然建之自孔氏始客曰誠若此何以漢魏水經卽以迴車稱也陳子曰欲往晉而卒未往者孔子之實也適晉之路當晉之境者太行也升太行之巔蒼然遠望而可指見者黃河濟渡處也後人思孔聖者徘徊行山之巔望孔子臨河旋轅之處廟曰迴車亦何不可况我孔聖道在天下功在生民自國都以迨鄉塾皆宜祀之故先正曰自天子至于鄙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休遠通蓋春秋禮奠于先師者詩書禮樂之師也孔子則人道之主也有君臣父子之所在卽祀祠之所在也廟于關鎮未爲多矣客曰車轍石跡則何始乎陳子曰此不可據以爲信也斯不由于天成則出于人爲耳古之人亦有精誠動金石者如射石而失彼羽則山而崩者蓋其一時事際難切難言也

迴車于太行路連數十里何獨此事丈之轍跡乎地志云水西孔山穴洞內石有車轍者舊傳云此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予謂此跡若非穴內車所不及之地則後亦必指爲仙靈之跡孔廟之跡或類此不然則好事者因迴車之名而爲之也胡可據以爲信耶客曰此地名天井開然俗亦名關車者父老傳爲孔子見黃鼠拱立或曰小兒拱揖因之迴車也今車跡曰妄矣父老傳豈必盡誣陳子曰天井名關舊矣古地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八天井之喬關史漢光武建元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天井關擊赤眉別校是關亦兩漢三國前所設至于關車之名

俗因迴車之妄附會之而狼車則又攔車流訛也今直名天
井可矣攔車狼車之名宜盡革削以絕謬傳于是客盱衡而
讀日鄙人五疑而公五釋之迴車之義昭然矣請以示夫人
人因遂書爲迴車廟解俾貽夫主祠祀者

遷烈婦郎氏祠文

傅淑訓

嗚呼郎氏曷爲乎祠以表節也然則曷爲乎遷說者以爲爲
厲也余曰不然夫郎之爲節昭昭也節於天地爲精靈於山
川爲間值歲寒之松柏在澗之砥柱物亦有之人亦宜然若
夫伯有之死化而爲厲伊川謂別有一般道理其說近誕不
可信卽有之亦小人之尤者耳夫正氣之與戾氣若陰陽寒
暑晦明晝夜之不并行也又若水火冰炭然相爲勝而不相
容如冰炭既融然死節殉夫在原豈非浩然之氣塞兩間而

類名者于則其謂之非厲也亦以說者又曰南爲節方

就融厥象文明厥德火今豈獨人女子係於門閭之不類至
極無需余又曰不然凡所謂女大者其直謂其義節而冠修
然而髣髴然而號喪衣而博帶尚行而舜步者之爲丈夫耶
其亦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亾寧百鍊剛母繞指柔者之
爲丈夫耶之二者固有辨也如郎視死如歸百折不回豈不
女中丈夫哉曩令郎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卽龍逢比干
甲生伯奇復生何多讓焉又令親焉具鬚眉以號於人曰丈
夫而爲利疚爲威惕以墻間爲淇上以媚竈爲倚門又何以
易此吾未見劇秦美新之非市幘也吾未見犬吠叢薄之非
柔中也吾未見六郎之面非滿花而欽明八風舞之非長袖
也則雖謂郎氏之非婦人女子也亦宜然則曷爲乎遷日坤

德主靜也婦教主貞也方郎之有夫也夜行必秉燭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其天性也及郎之未有夫而稱未亾人也閨門自守形影相弔一切屏絕戶外事諸爲鄙也族黨者及爲事也父母昆弟者謀一而難於俟河之清苟得正而樂焉而其志固已畢矣西門何地乎其紛華則五都之市所藉較而百貨之所輻輳也其蔽則賤丈夫之所爲壟斷而神農氏之所不能治於日中者也若乃莊妹艷娥懸衣輕裾村如里媪抱布負絲間左少年干孫貴遊之屬鮮衣怒馬黏竿蹴鞠樗蒲爲樂特進其禍而夸若堂富斯時也知必有愀然中覺其容而驟然若不能以自安者矣何者其靜之不可以爲也其貞之不可以儕俗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門以爲有也一區真壘而深潔窈而深廓其有容療而曲無詭態

碧落寺西閣記

張宗明

碧落寺新閣成釋高釋來嘗丐文於先大夫屬後先大夫遺疾不諱遂不果今來復要予記按寺乃司馬山西一支山也山行一直迤南而五斷之故中爲五門山極南盡接晉普山而此則第一山門也寺坐連氏村下西北有水界山經寺南流門稍東雙橋其上上橋下路入寺橋房數楹爲南殿之後爲道橋北稍東爲舊閣閣對松栝幾萬株蒼翠鋪於殿之後爲東西閣之望此寺之奇觀處也閣舊爲毀殿舊卽石龕龕前

殿其知者以爲爲婦人女子也皆非也於是刺史傅子綽江左材量地度日將率二三儔友以共成此事也先時之類而謀之以辭

石壁直立數仞磨崖碑刻其上火燬今不復存文亦鮮傳焉
家僅儲楮本耳惜哉竈左右石如鏡存篆隸行草字十數
書咸如法此寺之奇觀處也因西閣故呼斯閣爲舊閣其
斯閣亦新閣也爾處尺對溪堂五楹入山門東二十餘步中
並爲山堂簷前壁嵌許刺史文簡公碑中上依山鑿石間兩
閣爲水陸殿殿楹門棖咸石上刻唐宋人題跋瀟灑遒勁可
愛文士慎寶重之新閣則正當山門去溪堂稍遠並峙於舊
閣之右舊基爲十三王殿殿亦造回廊梲新而重高之爲閣上
像文殊下則如舊像焉巍峩登出兩山之中爲入寺首觀也
經始於正德壬申終始計之二十餘年乃得美奐焉富佛子
亦可謂勸心力於教者矣使爲人臣人子肯操二十年不倦
之心以成君父厥事固不難於是都憲廖朱之有勸吾甚有
原於是焉故記之閣中巖巖金碧輝煌勿謂之清澗於兩山
諸天峙於南北山之絕處此寺之形勝真可愛者月夜管
簫與鼓齊鳴常也天松海與鐸韻並奏時幽禽弄噪或
怪聲聳啼騷人墨客達官貴人與夫閑士客子富留其中真
可驅塵凡而豁俗慮不自覺其心神爽快焉幽雅中有法澄
澄景趣方外者有或不知也予常謂卽空見色求色於空蓋
不復知色邪空邪空邪色邪併付富來刻石姑爲新閣之記
時嘉靖癸巳年十月二十二日丙子舉人張宗明撰并書篆

重修太清觀寥陽殿記

李經

邑西北之乾方有道宮曰太清觀稽諸縣志殘闕莫詳厥興
讀元狀元李用章碑大畧謂北臺孫仲遠以提點南都上清
宮告歸許以本處爲嶽觀元辰殿爲觀住持李法遵主之夫

定乙酉勅賜太清觀其徒李洞雲楊善應輩相繼修理易无
辰爲三清殿入國朝觀名因之歲月滋蕃不免風雨患殿宇
就頽道流亦有修理者不過補竅漏飾墻壁芟柞草萊而已
成化壬辰道士邢守純武備文慨然以重修爲己任昔聞其
誓于三清前云前人創造勞心孔極守純繼之坐視其廢于
心安乎此功弗成神殄此軀蓬衣不解帶茹菜飯彌蓬首跣
足無間寒暑以募緣閱歲餘志不少懈而益確遠近義家
大族翕然感化讚歎敬重樂輸于守純再歲餘得白金百餘兩
布帛五穀十倍金數乃罄所得易材鳩工歷歲壬辰癸巳甲
午凡三載三清殿成巨五楹廣蒸其二加以琉璃窗花觀浴
館以金碧丹青棟宇侵霄漢簷阿華彩而軒廊已亥包發殿
前月臺階皆玉砌平直如裁高尋許廣稱之造像事而
刻龍鳳花板制作華巧已中絕無庚子約今廣宗教諭武文
濟先生望雷聲救苦天尊誓書待從像于殿之後壁蓋文濟
曾讀書須靜于斯也東西道舍齋堂庫厨之類舊者新之缺
者補之咸周備罔缺總十有九楹工啟于壬辰春三月之朔
落干庚子冬十月一日也是日守純設太清醮五體投地言
償其願始櫛髮更衣著屣遠遊聞者川會雲集覩觀之幸新
成懋然驚訝改觀復讚歎敬重憐守純之苦行賀守純事竟
成也崇禎乙卯余適守制里居友人鄉進士張信夫亦須靜
讀書觀中與守純爲方外交謂茲偉績須紀之金石斯永厥
傳乃以文字囑余余聞韓昌黎以道自任而不拜僧釋蓋取
其墨名儒行非泛泛也守純與信夫友必其心與行出羣特
立所謂墨而儒者也余爲之記也固宜又聞地因人而盛今

天下名山道家流多目之曰洞天者豈真洞中別有所謂天
哉無非因其巖谷奇秀棲宿雲霞有道者居之爲演教道場
而以美名嘉之也若觀之西北崇岡叠叠而來如龍之蜿蜒
起伏狀東南諸山環抱拱侍如虎之蹲踞卧伏狀俯視川原
繚繞烟火萬家嚴然尊嚴地也昔仲遠法尊輩建觀于斯卓
有譏是茲又得守純而新之而今而後當更增一洞天爲演
教道場也是皆可書也嗚呼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守純前
以前人之心爲心繼守純者當以守純之心爲心哉不然雖
獨有資于太清勝地抑亦守純之罪人也守純邑之封頭里
人初脫俗太極觀師劉洞淵而住持今觀深于老氏教氣清
而疎羣觀者謂其有僊風道骨茲特拾其實以志并錄同事
者之名于碑陰用垂永久

禮義鎮崖府君廟碑記略

晉邦素

古有循良施德惠於民民思之而弗能忘則必立祠致祭有
天下者又從而封之廣祐王是也按搜神記王姓崔氏唐太
宗貞觀七年舉賢良授潞州長子縣令時黃嶺有虎藪當
人王遣人至山廟投牒召虎虎遂御牒至廳下王詰其詳
卽觸階而死民服其神乃立生祠以祭之繼爲衛州衛縣令
時大水漂沒民舍王設壇於河上祭之未幾見一巨蛇浮水
而死水遂離縣民亦立生祠宋真宗加封陵川縣西三寸里
有里曰禮義里有廣祐王廟考之兩碑記一云重修於全
大定二十四年一云重修於大定二十六年但未詳創始
何代明洪武二年大旱里人禱於祠下翌日澍雨霑足歲
豐新廟貌以答靈貺經始於是年八月次季冬十月

靈應遂其質而爲記

真澤行宮感應碑記略

石城許毅

余遷耕東山之麓懷雲武公鉤因舉其鄉中二真人事以告
且示以宋元碑記余讀而嘆曰異哉二女同居苦遭繼母之
虐顧能孝敬不衰其至誠必有感動天地者及採藥紫團山
各昇仙而去自晉至趙宋蓋百有千祀久矣方用兵西夏糧
餉告絕三軍餒甚二女乃化爲兩婦賣飯以濟之何其異哉
公曰此廟在吾陵川邑中舊稱真澤行宮迄今尤著靈異萬
歷乙卯孟夏記

乾明寺碑文

裴 鷟

澤城西北里爲洞陽山又曰肫岳山谷呼爲嶽神山上有先
乾明寺相傳居此其靈異難豢食之逐之入洞洞有仙人

奕者以布償之曰可驚大梁其售不啻百金也後梁任知澤
人澁布也大軍物色之遍洞陽求弗得祇聞異業飄然因空
問兵駐可寒今山上有營帳遺址多甲葉箭頭首居民猶聚
嘗得之其事荒唐莫攷也寺屬唐澤晉城縣建興神砂城聖
劉紹等以爲避兵之所二十年晝夜不離谿谷尺獲平遠處
答佛力天祐十四年開荒修築號乾明寺山自肫岳而下蜿
延迤邐巖嶽太行之巔北負龍泉南通聖樂控禦固之峯巖
引橫山之盤翠可寒一脉峙爲五峰蟠龍踞虎紐東有松懸
西有柞序有崇岡結聚團美山勢圓洽顧觀五龍爭秀殊勝
殿西巖有池與塔埒平手可掬取予憶爲兒時從外祖書
李翁遺書嘗謂曰乾明可寒山名也惜無記之者嗚咽遺

澤州孟二守澤陽城序

白孕

余讀職方澤州沃淳高平僻煩富陽城僻煩陵川沁水俱如昔獨陽城不古若
 水才發以合觀之澤州沃矣而弗淳高平煩富衝少次乎澤
 其僻視陽城皆未為僻也陵川沁水俱如昔獨陽城不古若
 甚矣何者言乎山川道路則近于僻而實通關陝郵傳流僻
 則難明李兵燹之後戶口凋耗什七雖經

國朝休養城池充勿西南一帶村落邱墟虎狼聚殖山田耕
 無人荒蕪猶故也殆未可以稱煩至于風俗化俗為奢漸即
 丁貧其勢然耳而近復羣習健訟寢成頑悍甚或以虐受之
 獲罪於長上而弗悟徒使人疾首蹙額于其斯為令非早
 為變計長此將安窮耶然則賦實迫乎其時洵難易矣在舊

自使主縣以奉與澤州高平鼎列而為三上官督責之者均
 均左右或利其督責而誘導之民力實弗能支是以重困夫
 民既貧故易亂而風俗之敝因之無怪乎治之者難也今歲
 仲夏瑯琊孟公來攝陽城徃賦首革火耗聽民自封納里胥
 不能為奸登諸公者秋毫無羨潤其外種種假名淫詭之技
 一切報罷夫訟獄情偽立判無留牘久之訟為之息而刑為
 之措又自奉日止蔬糲給發價直與齊民等兩月來公府肅
 如循巷寂如閭閻帖如郊鄙晏如靜聽而無啼呼怨歎之聲
 審債而無角鬪攘痛之形庶幾所謂至治者非歟余里胥
 為病未除每思屏視塞聽或投諸清冷之淵而不可得為
 子于徐徐甘食而謝衰疑造物者之思消乎我以生

二三艾老叩門請曰孟秋廿四日公懸弧辰邑處子弟聚而
壽所以壽之者惟公言是徵余聞之日嘻頃吾與若衆借遊
乎聖治中而不知公之爲也徵父老之請幾欲與之忘言而
民久矣負難治之名而今幸得公之治一灑之且以吾所疾
首蹙額思避去之不得者今而後可無庸也居嘗謂人得能
吏百不若廉吏一或未盡信之而今觀于公何如耶老聃有
言治國如烹小鮮又曰無事而民富無欲而民樸其論治固
未爲左也而世之論壽者亦歸之矧公鄒魯名儒習聖賢之
教而出治堯舜之遺黎則其所爲過化存神不疾而速被其
澤者咏歌祝禱之將至于無窮可知也而奚有于老聃弟

駕古循良卽求之

本朝治陽城者如公實未多有也今

天子不次用人且晚以巨任委藉公必能爾赤子膏血以厚
國家之元氣其膺受多祉亦且如國民之比獨今日之陽城
鑿堂稱觥已耶其以是爲祝

送琅邪孟公署邑還澤序

白孕謙

時勢其有常乎民之好惡其有私乎君子之挾道以行而欲
有爲于世也其亦有所擇乎曰皆非也時勢之轉移視夫人
民之好惡視其上君子之欲有爲也視其道一而已不達其
故則窮年累世難于見功而牛刀不可以割鷄達于其故則
抱關委吏皆可托而暮月可以大治非他也孔孟之教也

謙之生也尚及先朝盛時親觀其時邑里之樂官民上下相
愛之情其時之官爲費縣王公其爲治若慈母之于嬰兒迨
年二十餘謁王公于京師公謂謙我容否對曰識之公問其
年驚曰吾在陽城生君也居之七年去時君數歲耳奚能識
我對曰信然公次第問及耆舊某某之存亡灑淚以別又崇
正中澤守黃公沂人也居澤僅年餘其善政不勝紀抵今四
十年遺愛在人雖陽城之民猶能言之嗟澤與陽故多循良
君子哉二公實尤卓卓矣乃今日之陽城風俗敝壞前後屢
累其官豈時勢之獨難于昔抑或其民實甚俾生其地者
焉將則有若澤之佐守孟公來攝攝事其始至若無官非無
官能不以官累平民也其既若無民非無民能不以民累于
官也是故貢稅無贏羨之入聽斷無滯失之費市肆無酒脯

之長而官正于上是故田賦雖重而民不驚比問之茲謂不變
道路之怨詈不作而民恬于下上下下熙然不栢爲累雖三代
之盛曠以加于茲然則非時勢有難易與民好惡之性殊也
亦非公有所遷避于其間也竊考之公與黃公俱沂人而至
公者費人皆生鄒魯間素服孔孟之教故其所用于時所爲
弗苟類非有道者不能致也夫是以官無卑崇時無久暫民
無譁靜其治之者一而已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孟子曰
愛人者人恒愛之且凡爲上者曾能處已以廉而率其民于
靜若此卽孔孟所稱行義達道而民不失望雖由此進于賸
相尙不足言區區一隅之治哉間以此多公用私志諸策著
吾聞見之實屬公攝事按去還州因遂錄之以爲勸

三鄉賢者陽城贈君田先生戶部侍郎田公巡撫張公同日
祀於鄉里人榮之屬予爲記以風示來茲者也傳曰前哲令
德之人所以爲民表也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以
死勤事則祀之故古者鄉先生沒而祀於社今則列於學宮
戟門之右與名宦並崇豈不以遭特建立勲業爛焉而著書
傳後以其身仔肩斯道耀潛德之光皆典祀之所不遺而庶
幾乎孔子之徒歟按表傳田贈君諱雨時字霖商性剛正爲
諸生學邃於易嘗舉全史興衰本皇極經世之旨參驗其剝
復之數以理學自任守道不屈圖逆之變勢張甚邑中人欲
迎之以免禍君力斥之一城人賴以全節賊至則攜其子及
從子以行從子孤兒幼則負於背因遂失其子幾遇害其後
乃得之又時有被中傷生死垂須臾君抗言力救獲免其人

將身不知君亦不言嘗舉鄉飲士貞年八十二卒以子貴贈如
官仇太史滄柱表其墓侍郎公諱六善字兼三贈君之羣從
也順治丙茂進士由太康知縣擢戶部郎特授江南道監察
御史復以列卿管刑戶二科給事中事在職敢言疏奏數十
皆洞切時弊如罷捐貲生員請復巡方舊制尤侃侃正論也
歷官至戶部左侍郎博學能文年七十以致仕卒於家祀太
康名宦韓宗伯墓廬爲之傳比於宋直臣田錫云張公諱泰
交字公孚其始生也有震雷繞舍生有異質髻亂時卽知問
學其先世多達者家中落幾廢書服賈會祥符張君都南知
陽城奇其才授以胡氏春秋壬戌遂成進士初知太和縣多
異績以治行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累官臺刑部右侍郎遷
浙江年五十有六卒於官 上遣使視之附身之外無餘

初公孚之功也父遠出訖不歸號泣無虛日及喪母益哀與
目皆皆壞以故弗良於視其純孝如此嗚呼三君子者生屬
里學同道而或見或潛以頌德相後先蓋接踵如一轍也今
其人平居里巷讀書觀前賢行事嘗慨然慕曰若而人吾所
願學也幸哉他日獲沒弗湮滅無聞矣乎及得志有官守言
責矣或怯懦而不進或備員以全身其窮而在下者於六籍
履如也甚且逃儒歸墨自託於輕世肆志之爲此陶士行所
謂生無益於時死無屬於後者也哀哉孟子謂伯夷之清柳
下惠之和皆可以風百世而於伊尹之任亦云嚴一介之取
與其義精矣今觀三君子之操行及所以達之邦家者昭昭
已後之人聞其風興起宜何如也天陽城堯都之南鄙也有
唐氏之遺風今 國家定鼎燕京實古冀州之域道化之

聖人之教而又有老成人之典型以爲法守抑何幸耶三君
子既沒里之人薰其德而善者日衆乃合辭請祀於鄉邑宰
上其事報可於庚寅四月中旬奉主同祀學官之右白虎通
曰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贈君之先乎司農與
將軍也禮也入學以齒序又孔子處鄉黨之義也吾是以稱
先生焉是日也道左觀者數千人有歎歎欲絕者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不信然哉考陽城田氏得祀於鄉者三初有贈
公諱世福者以訓導死難於宜城今復增其一張公孚之高
祖叅政公諱昇伯祖太宰公諱慎言號藐山者皆祀於鄉及
公孚亦三矣嗚呼何其盛哉昔范宣子與穆叔論不朽以世
祿當之夫世祿之家何國蔑有顧元凱濟美唐虞盛事也三

君子之嗣人俱克世其家學因以是勗之復爲古詩三章使
歲時奉祀者肄而歌焉其辭曰菁鷗之精析城之靈是生哲
人孔道以明約身厚志履仁蹈義其氣浩然塞乎天地而爾
專豆卜爾烝嘗以將以享來格帝旁其二章曰司訓既沒司
農繼之邦之司直惟家是師殫厥言責秘乃聲色斯謀斯猷
我后之德晚節懸車故山可家毛詩楚騷擬於正葩流風餘
思德音不瑕三章曰孝子之門忠臣是求天生賢府以襄聖
猷生有殊勲沒有顯號祀社攸崇用禱風教爰及二田聲聞
九垓嘉惠來者於焉取裁

義塚碑記

陳廷敬

吾所居鎮曰郭谷者連四五村居人三千家皆在週峰斷嶺
長谿荒谷之間地畝硤隘耕牧無所其土方數畝者少其牧
者不可以墮遂溝瀆者不可以涸油滑或墮溝壑或涸沙
田既少而悉歸於有力者其子孫或世守其先畝之產而重
得費諸人其人好力作勇取俗尚儉蓄四方來歸者入田
衆而田日益不足生旣不能以田爲事死則無所葬即一日
不幸叩澗有力有田者之門考尺寸之土而墮溝壑或新
墾平治之求若斧若馬鬣安可得古之人所謂不封不樹者
豈遂若此也余捐金置義塚得田若干畝公之貧無地以葬
者余惟古者井天下之田人有分地自奉以兼并廢先王之
制始開阡陌而天下於是其貧甚富之民至使斯人並無
以葬而死無以葬者暴殄之罪於今爲烈也夫分葬均田之
法其大者不能行矣若能令豪侈之家稍知品節制度使天
下甚窮之民生有所養而死有所歸無餓身暴骨之患豈亦

有天下及祿食者之所宜三致思也故吾為書置家之故

陽城白巷里免城役記

陳廷敬

前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庵王公因光為戶部尚書時朝廷命有司卽其所居之里為治第以寵之公謝不敢當既而曰君命也不敢辭願竟以其治第之金甃陽城縣城城故不甃陽城之城至今甃自公始也當公之時天下承平無事後十數年流賊起秦滋蔓天下寇晉晉郡縣罔不破壞者攻陽城縣城卒類甃以完賊無所得引去其後天下數更變故城不被兵甃之功為多焉去年秋霖雨城之復於隍者且甚縣令延津都君更築之一縣皆受役公所居里人授公前事言於縣曰公甃茲城城數得不被兵公功誠多宜惠及其子孫請免役都君咨於縣之人縣之人曰吾儕安朝夕而脫兵甃

護之使然乎公甃茲城厥惟公功宜惠及其子孫惟免役於是白巷之免城役志公之功於其所居之里示不忘也甃竊觀明之盛時往往為其臣出官帑治居第高簷巨栱形製雕煥者今或為公廨馬廐矣居高位享厚祿或多營良園美宅連阡陌而溢衢巷者今或數易主或化為頽垣敗壁荒蕪蔓草矣而公嘗所甃之城巋然獨存於世較其所得失為可即耶余聞當萬曆間江陵秉政公於是時同而龜巽特立甃不阿其事蹟載冊書而功名被天壤者豈獨其一鄉一邑之故云乎哉輓近士大夫知有身家而已遑恤人之城社卒之身家不可自保也而公之所為數世之後猶惠及其子孫如此然則觀乎此者其亦可以興起也哉

修建孫公峪路碑記

陳廷敬

澤郡環山而立居太行絕巘據中州上游山峻而峻水瀑而
 陟居民往來商旅輻輳每當嶮阻阨危驚心駭目則絕山通
 道為最急云屬邑若陵尤在萬山深處東鄰共城南接壽寧
 道路險巖幾於懸度之阨遺山先生所謂太行頂上視中
 九千四百八十仞即指此也乃上黨以南與中州山左商
 往來必由於此舊有小徑歲久為山水所噬逼窄難行且多
 河患土人病之孫公必振來令茲邑以康熙八年四月僱工
 於山至再歲七月頓成康莊始子陵之治頭至輝之平羅
 者頃之高者下之阻塞者鑿通之蜿蜒百餘里凡土石僱工
 之資費金三百餘兩山中村落如孫公峪蓮花村自兵燹之
 後久無人烟公設法招徠勸給子種開田若干頃昔也為荆
 棘之林而今且禾黍油油雲霓片片矣昔也為虎豹之窟而

今日居民叢集竟成樂土矣昔也望岩而思阻今且與馬奔

馳山無畏嗟矣公之嘉惠陵民與鄰封之民不僕一世而已

午園記

徐乾學

太宰澤州陳公有午園蓋以水經注有午壁亭公所居嘗在
 此地鄭道元所稱流逕午壁亭而南入泇波激石濺瀉八丈
 環濤較轉者是也公居亦名樊川往歲嘗繪樊川歸隱圖屬
 余作記會方多事不暇以為今春告余以名其隱者取數米
 經之義曰君必為我記之余考道元注泇水逕陽阿縣故城
 西又逕濩澤縣故城南歷析城山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澤水
 東南注於泇水泇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濩澤在陽城縣
 西陽陵城即今陽城縣治析城在陽城縣西南七十五里午
 壁亭不見於志乘以道元之言考之當在故陽阿縣南為今

高平縣西南界澤州西界與陽城接境其南五十餘里小竹
和荀被於山渚蒙籠拔密又南則爲石門枋口迴轅孔廟接
河海豎王之地正可按籍求得之者也夫午爲天之中氣地
之正位析城太行爲九州之根闢公稟安聖德中和完粹得
白川游秀之氣爲多弱冠登朝游登臺閣徒以直道與特約
躋數年之間欲還山者屢矣當夫 聖聽講訛羣思警己而射
以子身當衆昧忠義感慨喟然長嘆曰吾荷 國恩家有老
親不敢以試不測之險急請抽簪以去未卽聽許西望陽塵
灑澤涕淚汎瀾此歸隱圖之所由作也唐始興張文獻以遭
人嫉忌罷居荊州以文史自娛久之以展墓歸去其海燕詩
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疑猜感遇詩曰嗟爾蟬蛸羽羣羣亦
何爲又曰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其初憂謫長譴溢於言
表其後覽勝山水去厄卽登真若 快然自足者公許格雖肖
張子壽風度醞藉亦復相類獨是 已解政事尚縻祿大官思
一脫世網有所不得此其鬱壘於中必有所託以洩解而
高意於古人之名其事者雖其荒殘寂寞不可究考猶將
表數從之也公德量才望非余末學敢擬萬一然其後
至知道謗罔則與公同余嘗記公七柿草廬爲之太息今又
爲公記此重有感也故既考其山水之所出以徵公之隱所
以名而重述公樊川歸隱之志附於其後云

石少恭里人頌德碑記

白孕謙

今夫薦紳之士在國而令國乏入頌德也難在里而令里之
人頌德也逾難蓋在國則提衡在手揮霍維意尚有縮朒退
讓無所表樹爲其下兼指側目憤惋不平者至於在里則聞

調劑美氓庶苦樂咸宜有司事難抱洞謀慮而獲弗貸已
議同率一非重具大俠烈鮮克起而劍非常之原者欲以市
藝粉輸餉勞金石憂憂乎其難之矣吾友蕭雲石公當舊歲
居憂家食時析城主屋間有潢池之遺某等千人嚙聚險阻
出沒靡常邑西南一帶被其荼躪四絕爨烟縣令諸城李朝
夕督市肆守輿輓無寧晷監司寧夏焦數督兵征勦卒無如
之何當是時士紳惓惓懷殷憂間相晤揆策又言人人殊公
獨奮然曰吾親被雄悍負氣弗可激也激之愈憤且箚林窮
谷安所任兵戈恃有德化耳乃屏去騶從單騎趨山中爲資
布朝廷恩威指畫貳服利害皆膝行角崩泣下沾襟曰公實
生我從茲水火惟命公語令立功自贖某等卽踴躍斬賊不
服者若干人公知無詐僞因移贖台河爲之畫以濟給糧種

儂耕具勸厥宿事真之更始邑西南隅村舊二十有六皆得
優游隴畝公之力也於是里中人咸嘖嘖頌公德不置聞數
載邑大稔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南北諸山曰孤曰穉素稱友
叢群不逞營窟其中聚衆幾萬縣令定與李籍子弟爲兵伍
卽以前聲命某等數十人統之某等曰可借力以報石公矣
爰乃先登稍陣奮不顧身殲其魁散其黨邑賴以寧某等不
第不爲邑患而且爲邑削平禍亂脫非公安能至此於是里
之人頌公德視昔有加頃違將某發難自幽薊邢鄴轉掠而
南以迄澤潞屠鹵甚慘將抵邑境遠邇洶洶如沸羹計無所
出公遣使入其營諭止之某捧公札卽麾其衆野宿泥磯秋
毫無犯邑之東偏如白巷郭谷素稱膏沃率安堵如故蓋遼
兵公舊部也雅服公往松山潰圍時衆困棲筆架之島饑饉

矢竭藥數日不舉火矣公募海航若干艘破壽甯渡遂全活
共聚五千有奇某因深德之以此報公比出邑境百里而還
則大肆焚磔罔所忌於是里之人頌公德者手額道舞千百
於昔矣公爲人豁達抗爽饒權畧有殊贍如含光之卵雖刺
棘什襲而鋒猶熿如遇事直前胸不胃毀譽禍福之見以故
梓里以身任之不啻良有司卽旁矚者陰懷護妬而公屹如
山岳弗爲動不佞嘗慨士人箱通綸束功令尙有掇拾故事
塗飾聽觀及一旦解組旋里門自謂官箴可追輒求田問舍
腹削不遺餘力里人方畏避不暇而冀格外蒙休乎藉令第
且暮遇其舊所部修厥前却池魚之殃正未有艾也因探厥
紀公俾鄉里後進益知所風匪澆濯而比於義至公所頌德
於國者則有旂常鍾鼎之言在不佞其何贊云公諱鳳臺乙
丑歲土時以遠古事前泰議居里中

千峰禪院碑跋

朱葵導

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洪密勅蓋明宗踐位
百數密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曰退避無所愧愿良多嗚呼五
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
字觀書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
也

老姥掌游記

陳廷敬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
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山高出地上皆直下萬仞
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奇詭嚙曉而爲峰窈窕而爲壑呀
峴而爲嶠雙嶒而爲峯巖巒而爲嶺嶒嶒而爲壑嶺嶒而爲

所屆遺壘寬墟近在耕墾室家婦子何得一聊安履所謂避
兵而兵定者亦聊爾其言而已耳不知當時鋒鏑餘魂剗梁
暮晉其何以爲生也且又安得此餘閑出其物資以事營建
與迄於今千有餘年撫其遺跡感興廢之無端忽須臾而在
古世運屢變陵谷依然此邦之人生齒繁興耕食鑿飲樂太
平無事之時而溯洄上世念先祖栖草萊庇風雨恂懼掉眩
於兵革闖亂之間者豈不以此爲柯藥淨土而彼爲鬼國灰
場此爲瑞日祥雲和風甘澍而彼爲刀塗血路熱鐵饑湯也
哉然昔也當彼原野蕭條白骨如莽之日猶能斬荒刈穢彘
澗滙闢變現於空無而今日者蒙業而居優游於化日光天
之下曾不能以財施法而補獎修墜使成跡舊觀泯焉淪替
將復爲荒榛衰草童山頽谷也其亦可悲憫而愧惡也夫余
里居之始爾來吉日環山前後而居者無虞數十村落長宿
耆艾有德之士率其子弟炷香作禮發願重修思得居士一
言以爲之勸其時比歲旱凶民艱於食余不敢遽爲詞以請
也茲年穀小登春雨頻降僧復來促居士不言將沮衆余余
不復能辭因畧叙其興造之時代而致歎於始作之易善繼
之難諸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乎固不必以余言爲勸竊懼
其以余言之不達於辭而沮也吾父老子弟擇可而行之勇
毀前模塲飾後觀量力稱心毋拂鬱息以底厥成有承雲
其尙善圖之哉

祭煌文

牛兆捷

維康熙歲在辛未六月市王牛兆捷憂旱之餘聞蝗自東南
肆虐暴啗邑西北及王莊心怖欲死謹同本村某等齋香啓

酒脯告莫汝蝗王之靈曰王怯入吾地垂四十年鄉民戴皇
天而賴后土皆謂不支忽再益以汝之貪暴雖肥鄉虞立盡
蠱者市玉探汝將鼓召奮翼以來且夕可幸有生哉民有生
汝無生汝有生民無生勢不得不與王爭命以原汝生謂汝
生旱旱之久莫如景毫桑林汝曷以不敢來謂汝生亂亂之
久莫如春秋二百四十年春秋書螽書蜚書蝻書螟惟蝗無
書時尚無飛而食人者汝曷亦不果來汝之來始自秦罷侯
置吏始自秦傳言吏侵牟也蠹生吏乞貸也蠚生吏冥冥犯
法也螟生吏賊害無辜也蠹生汝貪暴如此輩遠尚待考蔡
邕之對京房之占月令之記乃知汝所生必有貪生汝貪必
有暴生汝暴汝激而來固將以暴易暴以貪做貪極於以殺
止殺以成上帝之生貪者暴者反飾為不暴不貪群然運建

矣之脯禮修嘉定之圭璽甚則知乾祐中苦之太岳黃高生
汝殺以歸罪汝汝何以不逮彼汝不托公計為已罷直任肥
身為已滿汝不舞深文以屯膏直任剛喙以厲行汝長子照
不歸家室所遇者化誑誑蜚蜚汝帥朋曹不限什百嚙合大
群千里極目故唐宗吞汝以為仁姚崇捕汝以為勇採因論
汝以為智下如姚岳貢瑞汝以獻瑞激汝生者爭稜汝以市
德知汝不服漢唐修救不修禳汝或服上世修政不修救汝
且安於無生汝無生民有生上帝亦何忍必殺以成生而今
既生矣汝女從皇汝首戴王皇王有帝制自恣之勢乃賦焉
仁解網則不入世感春秋殘不類後則不入名感晉恭簡真
中牟則不入境感撻窮迫待命遇物直諫或亦可以不入齊
鄉無修救修政之任撻無獻媚市德之才前苦肥繼後煉煉

蝗雨陷而無所避墜惇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雖知汝
不受祿計不得不出此且上世不修禳周禮歲冬蜡祭昆蟲
未嘗不報曩聞王過西北東北竟不入余卿此亦爲報非爲
禳知報德者尙可有生於今世哉王雖貌爲貪暴其必有以
宥我生况汝固將殺以成其生尙饗

與劉提學書

陳廷敬

某昔者備員國學嘗獲同事辱執事相推重之難惟是以尙
廉耻矜名節者謬自砥礪以求副執事之所稱許則切磨以
相成就不敢忘執事之功其後執事在列曹自非朝會公見
無因相接則執事自待以待不肖者又出尋常交際之外拜
近今人情所能及以此愈益思仰歛服容虛跣奔于舍聞華
事拜督學之命苦由餘生竊幸

聖天子爲多士得人而輟近學棧之願思官方之積習以
釐正而革除也澤州晉之南鄙地僻遠而某居陽城山中學
使者措施不易得聞見頃知巴滄河東將有敵邑之役敢在
所懷於下執事幸留意焉嘗澤州盛時州試童子可二千人
上之學使者千有餘人州所隸縣如陽城試童子可千餘人
州再試之上之學使者亦六七百人其三縣高平陵川沁水
悉號爲最盛今澤州應童子試者不過二百人陽城四五十
人陽城如此三縣可知矣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矣學校者人
材之藪淵人材者國家之積榦而一旦衰落如此是可歎也
今

天子方嚮用備術創席而求天下之士而士風凋喪生有真
學之

聖君下鮮挾書之秀士此其故亦何可不爲之深長思耶且
今天下之士盡聰明才智之人也既已離去詩書又無補產
弱者不免爲饑寒流離之人其强者不能保其不爲頑梗難
化之輩 國家留意教化屢下

詔旨而人不知書先自絕其教化之原是又其相謬違者也
凡若此者其患始於進額之太少其弊成於請託貨賂之公
行今進學額數人耳而富貴有力之家輒攘之去單寒之子
淹抑坐歎白首無聊或至改業身爲工賈苟且自活罔顧禮
義所關民風豈其細故則亦豈非吾士大夫之自有以致是
哉尤可悲者今天下在學生徒寥寥焉臧昔十之八九矣司
文者既不以激勸爲心又從而摧辱之剝削之其謂之保等
者取其質保其不負二等者也

言於外不肖州縣學官爲之通關說賄而後置之 一 等謂之
拔等拔等之事懷不可言前此諸公多有行之者執事清議
公正萬萬無此事誠慮有意外請託或指名招推者若不慎
其端而絕其流終恐爲清名盛德之累而於官方學校兩失
二也其於昔者砥行立名之意豈不大相徑庭也哉伏望駐
節之次嚴飭官屬凡有前項舊弊痛加掃除至於矢公矢慎
務拔真才黜執事自有鑒別無俟瑣瀆清聽顧自念行能無
似自襄先淑人墓事處居壠阡卽家事亦皆屏絕恒懼彘豕
名教不敢以一字通州府犯禮經不語之戒而獨念此一事
在

朝廷不嘗三令五申而建言者亦嘗連章累牘舉世所厭而
貪昧之風究未衰止每見覆轍相尋奚忍不一爲善語是似

茫茫然忘其言之愚狂以至於此也伏惟執事大破情面
率陋規不勝祝願至於盡言招尤自取侮辱實不敢苟避惟
冀照察不宣

捕風文

畢振姬

大清康熙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伯方畢振姬謹約田疇哇屬
弟烟薦茶硯告當筵血殷當午自念振姬退耕伯方十有四
年仙方之以水旱告者五水不沒确田旱不澤蔭土水不爲
災旱必稱苦小旱可禳大旱無補自六月上旬逆數由往歲
八月火田自六月上旬順數至今秋八月清畝無雨何苗無
苗何歲無歲何民無民何吏無吏何備吏下所在祈商閉南
門闕北極土龍巫覡徙市通渠牲醴爪髮不敢寧居玉杯紫
露靈草香應上公之尸祝回溟神之瑤驅自六月上旬至

雨所在漸訖雲上豐隆雨來湖澤地皆運汗雷無虛日穀粒
朝浮雷穿宿滴瀉者伯方焦枯告憑越陌登隴一乾一溼批
節尋根半摧半立飄風南來逢迎逆擊搖蕩砲車之威振翻
石尤之敵噫氣怒號天晴風息伯方寸草順風仆背風偃伯
方四隣澤下尺生上尺老幼從而較耕鬼神自此廢食六月
雨不六月息南風薰不南風泣天何棄此伯方風伯於焉渴
職風過錚錚砥礪萬馬千幢魚鱗草莽遼巢青紅掃碧落頁
鴻蒙騎羊角剗竹宮茅飛敵土葉脫漫空天聲條忽不見影
容捲蓬指其國邑拔樹索其僂鐘振姬瞿然起曰必封禱之
按章也堯水九年長隧大風封禱爲虐后羿關弓伯封禱
湯沐神叢死而不祀旱則紛吹虞夏鳴條有湯乾封趙禹
布周雲龍從雨師不瀨風伯橫衝虹蜺抱日而驅雲霧

而終太山之雲不雨汶陽之稼一空漢不烹羊鄭不獻書
方何罪封豨何功此鬱鬱而色變彼調調而心通自言太
長茨造化煽銅虞幕橐籥后夔鼓宗吹塵上下入律離離
盡之先庚後甲觀畜之天上地中勾斬伯方之草木愁昆
伯方之昆蟲太息三峻窮門乃窮入不薦以珍隨我何祀夫
穰穰韓退之官以憂旱程明道學以捕風人既餒乎鬼士何
乎農振姬聞風嶽嶽不能折角頌尹穆如悲稀不學羿叛國
弄叛民風王生不主殺野荒民散則壇社屋廟墟不羸萎
穠子之江油泣嫁泣妻之靚髮嘆一足之遊魂憑四目之早
寒風刁而熱風燒舊風捲而新雲壓風固堯湯之伯對伯
方易世抑何覺且伯封夏后天官君臣弱而盜發伯封吉甫
愛子兄弟懷而鳥歸楛矢貫豕豨離離家對豨脂惟幾悔可

追異夥多風鳥鵲南飛南風薄死師曠知微南風塵汚茂云
心非畫蠶螟騰出鼠蚘賊無禾無麥小賺大饑伯方故壘酒
熟牲肥六月風息五日風譙樓雲燭燭山函蜚微舊都舊國
言告言歸必若驅車三峽張幕五行大兵赤地積屍衝城聚
龍鶴來往蒼青犯順梟噪助孽狐鳴蜚廉開口蛇蟻袒胸
就伯方之遺黎狂大旱之偃兵兵旱仍而不已堯湯怒而徂
征堯弓九合湯網三平含光宵練赤羽青莖自干鬼責往即
天刑羿戈風而簇飲畢零雨而盆傾况參狼之注弩兼商羊
之排管祝已封豨卷舌以水洗血飲衽虛除堪胸冷微天駭
其聲地藏其熱雨暘燠寒稻梁菽麥田鼓鼙喧村豕防蠶蠶
不鳴條伯方懷德振姬以是爲請伯方自今爲節

懷古坊清德井銘 并序

白孕

邑治西坊爲懷古居民櫛比日需水以千計皆取給西坊
之永惠泉頃以烽燧城門蓋健民乘城緹取殊勞頓且
時懼故窺伺又莫敢乘城民困涸轍匪伊朝夕矣雖類爲浚
非計輒以類於及泉功弗竟甲戌冬邑侯李公涖吾邑
擢患百廢振舉暇日詢民疾苦闔詞對如前公聞而念之乘
輿周覽方域忽指城隅隙地曰水在是矣命鄉耆某等手授
俸錮俾董其事戒勿擾民於是里之矜紳衆庶咸公德篋食
壺漿共贊襄之揮歛繼畚不浹旬而報及泉矣溢漉四注味
甘冽如醴首以一杯奉公公飲而色喜次及紳士及鄉三老
持杯吮歌咸驚詫爲靈異因名其井曰清德菴邑治憲自後
魏興安時改邑不改井城內之井不一而足皆苦澁不能
菽粒或僅僅舂舂未存

人壽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後有非常之事是善之謂乎

善積弗盈自軒轅伯益倣之龍登元圃神棲崑崙養而不窮
列于五祀漢耿恭虔禱而井泉騰起唐韓朝宗諭神而井水
驟甘井於人事相應若枹鼓是地困水若干年公以旬日開
非常之原垂永賴之績非清德所感詎能致是傳曰水有四
德孔子見大水必觀焉釋氏又侈水之功德而八之余以爲
水之德皆公德也灌溉羣生如公之慈揚清激濁如公之介
惡盈流謙如公之虛和而難犯如公之勇汪洋千頃如公之
度量滔滔莫竭如公之才猷澄泓無滓如公之廉潔須臾可
鑑如公之慧照晝夜不舍如公之勤勞隨器之圓如公之權
智非公肖水德水肖公德耳清德之井良有以也公惠澤方
新賢聲鶴起自有采風者勒之薦剡非余所敢觀續讀

德之井而系之銘

下穿地脈上應星躔古歌擊壤樂彼寒泉陽明濶敞用汲連
運烽馳告驚巖城晝鍵挈纆提罌犇走市廛至未續老稚
沛顛李侯至止維民所恃令職既修百務斯戩爰念曠乾哀
此生齒乃詢耄耆乃相方趾鳩工命鍤惠我志子曾不煩勞
暨澤伊始玉甃斯陳球欄載新乳寶石髓滉漚潏潏庶民子
來功成浹旬塗歡巷舞酌醴飲醇侯不居德遜讓遂還慕厥
口碑被之貞珉

陵川郝文忠公集叙

陶自悅

明道立教之謂文何代茂有其間升降隨乎運會而顯晦因
之六經道言無意成文文之至也先秦兩漢亦由文溯道蓋
更盛衰後或弗逮夫前變而不失其正其人皆經術

百氏大故厥辭力迴瀾倒中流一壺如馬班賈董韓李歐曾

之徒代興者是情有各深才非相借雄長一時羣遂率之為

宗而考出唐子末由竄入正統則古今一轍授此以定南澗

金元之文莫不然矣陵川郝伯常先生崛起冀南奉使不辱

中誠大節載在元史間嘗取其世論之當干戈倣擾之秋齊

盟早淪邾莒不狎寧復知有通經學古之事先先生業難艱貞

不夷其明蘊釀載籍發為瞻博宏肆之言理性得之江漢趙

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而獨申已見左右逢源固自有其

文以之譽與前者何愧嗣後姚氏遜虞氏集揭氏侯斯戴氏

表元黃氏潛林氏賈歐陽氏元吳氏萊咸以其文成一家言

名元代非先生事矣先路哉蓋作者難識者尤不易歷歷

李攀龍制論不讀唐以後書貌史漢皮毛者靡然從之

近世遺文放失闕處盡口則烟煤度閱者多在昔昌黎起衰
八代必俟二百年後六一居士得舊本韓文爲之演繹其要
始昌他可知已故明三數巨儒講求復古不以世限在在振
拾標舉疏通證明若所稱牧庵道園諸君子之書次第昭布
先生所著續後漢書暨易春秋內外傳太極演等書不下數
百卷俱不傳其文集三十九卷曾一刻於元迨明武宗朝沁
水李司農叔淵官楚復鑲諸板江右陳司空文鳴爲之序其
本行於北東南學士罕藏之余願見既久購不獲會移知澤
州歲乙酉纂修郡志遍搜得李刻全冊于陵大喜逾望惜魯
魚漫漶訪他邑又覓一舊本似初刻者頗明晰較其可知餘
則姑付闕如因歎先生之文宜冠元儒遺逢不偶至宋被留
真州卅六年當時其地亦在澤州廟亦頽廢製作遂將漸滅此大關軼
事忝守先生鄉責不在我乎檄屬鼎新其祠爰舉前集命刊
梨以行敢謂先生異世之桓譚聊志私淑且願求者心爾然
後知處晦之必有時而顯先生實大聲宏光苾終不可掩曠
在易代一遇於余則表而出之彼雷同剽竊靡無一物者卽
汗牛充棟初何異水火之投撫先生集于是乎有感詩文具
在卓爲諸大家後勁固也余覽其論兵議及上宋主萬言書
通達國體指陳利害務俾守以持重答天心惜民命於和議
拳拳三致意非空言無實可比其見超矣經濟專門望洋徒
歎孰云文士弗適于用哉發微者當自得之沾沾源流派別
又可置弗論焉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已又復來有跡可視獵夫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有知也阡東五里外農家有牛晨出暮歸歸則喘汗且卧農察其狀有異晨尾牛之野見虎來與之鬪虎不勝而逸明日農縛刃牛角而縱之虎中角刃立死農剝虎張虎皮於石明日牛視之以爲虎也復與鬪角觸石牛亦死虎夜騎人屋明日人穴其所騎處虎夜復來則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鐵鈎引虎蹄而懸以巨石乘屋擊虎虎斃人燃火炙虎蹄蹄收縮知其佯斃也遂復乘屋大擊之虎乃死老婦人携其二子遇虎於道婦人被虎嚙大兒搏虎不勝小兒以馬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婦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痛定追上山山上人轉石壓虎虎死余在中所見聞如此虎卒不斃人能徒以真氣力及牙異於百獸耳非果有知也今有貌人而虎行者豈得謂爲無知也哉然鮮有虎行而能自解免於人禍者則亦終歸於無知而已矣其可哀也後數日果伏弩射殺二虎

聚魁堂三賢侯記

陳宏康

堂舊名映奎名聚奎自今日始映奎而象賢侯於中不自今日始聚奎而象三賢於中自今日始首新鄭次淄川次陳州新鄭諱良臣清操介守愛民如子于學舍東偏建堂五楹懸曰映奎聚庠之秀者治供具給筆札多所造就凡甲乙科及學使者前茅皆公品騰士又創有造亭延塾師羣童蒙而歸之一時文教大振擢瀛洲去紳士以堂爲公甘棠地肖象其中稱東里王公云淄川姓安氏諱仲性嚴明人不能欺大旱禱雨立應尤加意學校先是魁星象在敬一亭公以奎壁乃

天上圖書之府不宜偏處就東南隙地建閣移象祀之拜
祭御史捐俸贏息佐士子焚膏費祠舊在儒學門右甲申之
變居民請易公祠爲武安王香火而以公副新鄭焉陳州楊
諱鎮原爲治簡重不見喜愠之色與士大夫吏民交若其桑
梓壬申癸酉流寇數犯邑境公多方捍禦時客兵徃來如織
霖雨決旬城數崩圯公冒雨繕葺晝夜督守賊知有備稍逸
去民賴以安迄今稱巖城焉以內召給事黃門臨終戒子曰
陽城我桐鄉吾獲歿必葬我于是墓在今南壇鄉人士新從
尊祠迎置之今歲新閣因併及堂五星文明之象因舊名額
爲聚奎二賢固久受此堂也魚哉城南因及保有此城者而
三賢者食其利服其教畏其神遂與此堂終始矣不然祀
與前各宜存棄去思則豐碑存樹人望則其輝之俎豆存何
取乎三賢之有是堂也費曰古稱三不朽以今言之三侯庶
幾焉分俸贖士遺澤無窮豈所謂立德者耶蒲川是已保
宜民樹德樹人豈所謂立功立言者耶死丘東里是已嗟乎
人亦有言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斯堂是
已

六盤銘

項龍章

從不廢者讎會之禮最難繼者奢侈之風嘗思桓元季三升
十鬻陸太守謹奉其言孔休源赤米鮑魚范侍中忻然共飽
載諸史乘用挽頽風不謂至今竟難言矣山珍海錯雅求異
產爲良薦豆陳枌必擬方丈斯貴甚而七箸竭中人之產屠
宰于上天之和亦若宜然固足爲怪豈非習俗溺人滔滔莫
返邪龍章幼生吳會恒恐服奇而志淫長讀唐風竊慕思深

而慮遠愧茲謫質承乏名邦乃望平陽蒲阪之區山河猶是
及乎蟋蟀樞榆之舊歌咏已非則今日而期易俗移風其急
務必在與奢寧儉夫人情相耀匪僅濫觴世法隨波祇緣角
勝今既未能抑情廢會置此酬酢之需亦烏可時緇舉廉值
彼饑饉之後昔者脫粟自奉齊國推高剪韭延賓洛陽競做
以古準今豈真不相逮之遠乎何況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
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則殺哉胡庸求異且陳饋歌
以入簋九十養以六豆則治具又奚取過繁苟先從燕會一
端共相汰損次及周身百務率戒紛華則借有餘以歸造化
留不盡以貽子孫古道復存世俗攸賴矣還存返樸實有厚
望焉爰製爲銘敬告同志銘曰

寶王言體必極水陸秩秩初筵祇一寓目物力難維德潤繁
纒請酌其中六筮已足果核隨增一登嘉量積以儉教者固特
惜福

重修千峯寺碑記

陳壯履

環陽城皆山而西南諸山爲尤峻曾巒疊嶂關日參雲與析
城王屋相聯屬中有河曰盤亭其上爲千峯寺後唐洪密禪
師結茅於此禪師明宗時屢著靈異因勅所司爲建斯寺厥
後代有興廢固蔚然邑中一鉅刹也寺左右陂陀起伏林壑
幽邃明末流寇肆虐遠近居民扶老挈幼避亂寺中者悉獲
保全我朝定鼎寇焰旋熄流離復業感佛慈之默祐曾爲修
葺迄於今又數十年藻壁歌頌金容剝落僧人各鳥獸散去
遂令猊床象座滅沒於荒煙暮靄間幾無從識舊時規制矣
康熙五十年上八仗錫來止則灌莽叢生蓬蒿艾叢如林

立飛颺野穉謹噪悲吟若迎若訝絕不類人間世上人盡則
 屢鎌駁塚刈惡草暇則支敗竈糜橡栗作食夜則端坐一
 樓中時聞山魃作聲羣虎怒嘯悲風吼林薄哀湍激澗繞寺
 鳴其淒涼蕭寂殆不堪忍非行力堅定未有不接浙行者寺
 前有地若干畝上人闢荒蕪事播種以給饔飧因自斥囊鉢
 別募金錢重建寺門鐘樓若干間補葺破壞若干間裝塑佛
 像若干軀置買什物若干器始事於某年月日訖工於某年
 月日向之款頽剝落者至是盡復其舊且視昔有加焉嗟乎
 不蒸難哉憶余垂髫時侍先文貞公觀鐵盆嶂嶂亦洪密禪
 師習靜之地去寺不數里時寺已荒圯遂不復遊今歲三月
 朔訪勝山中攜尊禮至寺見夫禪宇清幽塵器不到心甚爽
 之門外奇峯矗立綠青黛黑小旆弄色灼灼撩人興二三知

已陳流坐石酌酒賦詩徘徊不覺去日既暮遂留宿寺中上
 堂謂余曰成敗迴環萬緣幻泡今日之琳宮紺宇矢棘叢蕪
 蔓昔之敗井頽垣斷甑碎甌也今日之瓔珞莊嚴旖旎妙好
 壽魚彫鼓花雨潮音皆昔之篆煙燭黃愁燐慘霧也歲月易
 遷功易墜後有來者孰知夫前人之勞且勛乎願乞一言
 以垂永久余嘉上人之確苦泮屢拓復舊剝而又以從前募
 之出自余也遂不復辭因挑燈濡筆而為之記

創修五龍山水簾洞石殿廟宇記

陳壯履

晉西四十五里有山曰洞陽由洞陽迤邐而南不五六里為
 五龍山諸峯朝拱溪流環抱近山而居者天且里之葛坪頭
 原家莊兩邨列於左右雍正十一年七月九日忽大雷雨霹
 塵杭礧山石崩裂中涵一泉深莫可測凝神靜觀隱隱有聞

維像其水甘寒清冽有疾者飲之輒愈喧傳遠邇新設者皆
不憚數十百里攜甕提壺絡繹不絕是山川水靈秀不虛矣
湮沒與抑仙佛之慈悲現化以濟人與居人孰與刻繡鑿流
爲橋於前以通往來復謀構星數像以妥贖作亭瀆上以憩
遊者因據事實書以爲同志者勸

重修龍王祠碑記

成周佐

鍾竟陵有言碑者山川之眼也碑不易佳佳者亦不易也若
摩崖石經許公書頌焉韓陵一片石柳子厚山水文則佳矣
他如鈎深索遠字語險晦以爲佳則犬吠猿啼惡書穴石山
六音而碑斯恒矣山水勝而碑斯污矣吾邑居萬山中西南
五里外鳳山而西諸山秀拔環繞溪流若護若爭若送若迎
舞之爲林鍾之爲竅峯若劍擊石若虎兕靜聽溪流與石相
薄如早雷如哀玉如翠翠遺聲之鳴也或色如雲霞或
如篆籀石骨瘦露巖巖壁綉苔長松時作海濤聲中有龍洞
泉源出其下故老相傳神龍潛於斯山大爲民福水溢旱乾
有禱卽應邑侯荀公集居民新始於康熙五年七月越數月
告成謹記其年月因山水而碑之而不汚山水之眼則
予之倖也夫

香鑪山創建普同塔碑記

成周佐

蓋續作神滅論謂不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不
通之說也夫刀頑物也神靈物也利因刀而有神非因形而
生者也利因刀而後有故亦與刀而俱亡神非因形而後生
故不與形而俱滅也未水氏曰天地有壞虛空不壞天地有
于形氣也虛空不滯于形氣也形猶之乎天地也神猶之乎

虛空也香鑪山夙有野梵年陳日卽于敗有明熈宗九年
和尚爰宅于茲備歷兵凶茹荼如一日百廢俱振于寺之衰
阿初建普同塔以瘞蛻體工竣而和尚與其徒問記于予予
曰嗟乎和尚其識神存之道者乎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之說吾儒所謂性釋與老所謂神
龜夫神附形後而立于形先合于形內而超于形表故火能
燒形不能焦其神焦其形正留其神也普同之設其存神之
所也故曰其形在也心如死灰寂滅也其形焚也心如宿火
寂滅也凡百諸樓由今茲以迄千萬斯年悉作存存觀已足
爲記

晉城縣遺址辨

李青藜

晉城郡邑也邑遺址在郡城東北三十里高都村事詳郡誌
遺址亦存或以郡治作縣治而先哲題體仁書院亦從此議
明道嘗作晉城令明道書院去郡城最近晉城縣治亦必去
郡城不遠則卽宰晉城者斷晉城而晉城卽州城從可見矣
雖然吾特恐於郡誌或未暇細按也夫郡誌稱明道建鄉校
七十餘所明姜潤身題高平正蒙社學亦曰晉城書院必謂
書院近郡城郡城卽晉城吾不議七十餘所鄉校凡散列郡
屬者亦將咸稱晉城乎高平書院稱晉城書院亦將謂今之
高平卽昔之晉城乎且夫郡誌建置沿革辨之詳矣一稱唐
高祖武德三年析丹川置晉城縣隸澤州夫丹川爲隋文帝
開皇八年改高平所建澤州初建於隋文帝開皇三年再
置其後帝義寧二年至唐不析澤州置晉城而析丹川置晉
城則晉城城垣所建之地屬丹川不屬澤州明甚夫城垣所

建之地且不屬澤州又安得謂晉城即澤州且魏目稱建州
 本秦高都縣地後魏置建興郡置高都城兼蓋州隋改建
 州為澤州治丹川縣夫澤州治丹川則丹川即係澤州而析
 丹川置晉城則晉城不仍在丹川城內可知其不仍在澤州
 城內又可知即後太宗貞觀元年廢蓋州徙澤州治晉城然
 似亦不過借晉城寄澤州亦如武德八年廢建州徙蓋州治
 晉城又置澤州治端氏矧天寶元年尋已改澤州為高平郡
 肅宗乾元元年復改高平郡為澤州以此觀之澤州且不必
 必在晉城又安得謂澤州即為晉城一稱宋太宗至道二年
 分天下州軍為十路澤州屬河東路領縣六高平陽城晉城
 端氏陵川沁水夫晉城果即澤州如今之附郭縣則必先晉
 城為澤州之先屬乃先置高平陽城方次晉城則澤州之非即

晉城亦可見矣一稱明太祖洪武元年以晉城併入澤
 州隸平陽府九年改隸山西布政使司屬冀南道領高平陽
 城陵川沁水四縣夫曰併則必戶口與戶口併土田與土田
 併至澤亦有上田戶口則晉又奚必即澤澤又奚必即晉即
 曰併土田曰口為併併官衙公署亦未始非併然即論衙署
 試問郡城內衙署遺址安在但舊誌于元時有附郭二字或
 自元晉城始附澤州城內至明太祖方廢晉城省入澤州亦
 未可知然要之元以前晉城即高都則斷斷如也况古蹟既
 垂篆則曰縣南地名垂棘之壁出此蓋高都南不字垂棘
 而在焉內有石壑而潤瑩澤而光潔則觀垂棘而晉城可知
 山川誌丹水則曰在郡東里許夫郡東里許無丹水高都東
 里許有丹水其不言晉城而言郡者蓋統縣于澤以為官界

師麟卽郡以爲言則觀丹水而澤州之非卽晉城亦從可知矣
且夫晉城得名豈真自唐始哉昔春秋韓趙魏三分晉地嘗
置晉公奉祀高都州志亦稱韓趙魏置晉公奉祀高都故高
都得名晉城後唐建晉城地則猶是號亦由唐而由唐而後
雖或名晉城或不名晉城而晉城之城垣遺址則千古常如
一日矧高都尚城外景德寺大殿東牕下卧碑又確乎可據
按寺自唐創如名慈善寺宋真宗景德四年僧道幽如繕工
部尚書同平章事諱旦王支正公衆知政事諱安仁蒲公諱
拯馮公等具通奉敕改慈善爲景德至金太和八年遂幽往
裔方舉前事並勅命勒石前鑑澤州晉城縣僧道幽后築晉
帖景德寺中篤勅命並諸大老官銜如左由此觀之設使晉
城在澤州不在高都則必高都之名仍存而前書澤州晉城

縣僧某必繫高都于晉城縣下曰晉城縣高都

專屬

書寔帖景德寺必冠高都于景德寺上曰寔帖高都景德寺
乃前后曾無一辭及高都則必其寔晉城卽在高都而稱晉
城遂早削去高都之名可知而僧卽晉城之僧寺亦卽晉城
之寺又可知夫寺僧俱晉城之僧寺在當時又絕無一字及
高都而止言晉城則高都卽晉城又無不可知苟必舍此別
言晉城當宋景德金太和年間具題與勒石者有高都而必
故遺高都之名非晉城而必確然以晉城之號其外一至是
哉予生高都也晚其得聞晉城之名亦最遲及長覽郡志並
雜考頗味其詳因不禁授筆認著其辨

澤州大陽小析山取水記

都廣祚

取水之舉爲甘澤計昔七年之旱商祖成湯實爲民請命導

大陽舊有湯王廟鎮人所祈之所祈城之桑林古聖王之遺蹟也由析城而東有小析山高下有池三名嘉澗池其析城之支派抑聖王之德澤所遠耶湯增鑿然在聖晉燕人多取承於此歷世以來嗣為故典其取水之法以人得解雙者主之每取以金鼓旌旗導引諸廟伏望階視之又於池畔祝之撥金紙於池中有異徵焉池水取凡四瓶一曰水官一曰瀆序一曰潤澤一曰甘霖仍金鼓旌旗導旋敬祭於水神之室每四瓶供神前修祀事者三日仲春開瓶瀆其長養孟冬瀆瓶注其收藏成何祀次年之復取也祝池瀆訖水還之必復取水貯之瓶迄今循例行之蓋聖王之澤萬世不竭而由出甘源是坤靈與澤氣孕結而流通也春之祀也以正神庶歎之祭也以報神德聲靈濯濯入廟如在木末與如在土與與

齊月記

重修澤郡燕樓記

朱棣

澤州自晉州為郡後凡有興于政治所當興舉者非一事燕樓者一郡之觀瞻五城所遙矚者也縣鼓中樞為警晨昏司啟閉之所已多歷年所風雨剝蝕屋瓦飄搖為之典守者正未可忽為弗急而不謀修葺之舉及前刺史加修歷今又三十餘年漸失完固今是郡專領一邦於冀南實屬望繁之地况藩屏大都介在南鄙下臨襄鄧上接并汾非昔州刺史兼轄之舊新此一樓用增視聽且前人已增葺之而今日當振興之會反任毀圯則無多前人無廢後觀之謂何棣嘗于曠日偕一二賓僚登斯樓也千峯縹緲萬家春而憂勤秋

而刈獲祁寒暑雨車牛往來民物之遷括
皇仁之淪浹也尤非可以警漏傳符之所在而忽之委鳩工
計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磚之破缺者赤白漫漶
之不鮮者重理新之凡以宣

上恩德與民興起以共安此早作夜思之昕夕也曩者范廷
賞之過萍鄉聽更鼓分明而知政事之理今雖未敢邀使人
之善察然所當興舉而弗可懈者將自樓始也雍正十三年
六月十五日中憲大夫知澤州府事錢唐朱樟撰立石

補遺

松嶺法輪禪院記

碑存李侯民
篆額甚蒼古

楊庭秀

澤之西南三十里雙峰巋然傑出於羣山之外曰松嶺絕頂

曰雙峽山浮山前焉巖壁危巖於左天壤玉屋盤亭析城

至於右道而黃流自帶喬嶽聳翠其狀伊瀾猶培塿然近而

亂峯回環林麓抱雲岫出沒不可名狀奇偉之觀得永雙

嶺之巒有佛宇焉卽古之靈巖院也院之開創不可得而

考也隋大業中有慧觀頭陀自終南來身止一衲口惟一食

髮長不剪晦跡叢林過雙峰下見山崦幽澗木古泉清乃駐

錫而歎曰此古佛棲隱之所也因卽誅茅斲蘗果獲壞礎乃

遺巖之舊基也遂築室而居焉師唱導接人略無怠惰四方

稱素望風輻湊李衛公提兵過太行躬詣禮謁慰諭嘉歎

當之名自此益彰矣寺僧感念衛公之惠乃於山頂建禪

今存焉爾後任持未嘗虛席迄唐之季日尋干戈朝梁暮晉

殿宇焚蕩十無二三天福五年有大苾芻省常禪師歎懷願

毀復加營葺逮乎太平興國三年更賜額曰法輪禪院慶曆

澤州府志

開法師奉教蘊松筠之操抱經論之學啓饒益心有興復志於是繕修堂宇四十餘間凡講大乘百法上生等經四時演說未有虛日傳大乘戒度僧俗千餘人齋僧二十萬置四大部經作兜率觀朝夕行之未嘗少懈寺神空中報師曰師堯平觀成當捨幻質往生天宮師欲捨身僧徒難之乃詣千聖山盤亭寺之側誓焚肉身以報佛恩遂裝以麻布渡以油燧燬火然之但見白光燭天異香馥郁四眾讚歎煙銷燈滅取舍利唯舌不壞右紅蓮葉此師誦經之驗也建寧坊波秘而藏之及宋末平盜賊起師宗愍悲天涕泣捨於佛前曰寧捨身命不離山門雖豺虎縱恣恬然不畏皇朝撫定蓋謙毫損已表祖師堅勇之志聖賢監助之力也由是信士翕嚴若師慷慨爲法亡軀乃捨安莊山莊一所敬施

東晉在天眷初居民張權誠勇烈之士聞師德操施粟助建圍五頃俾供佛僧以資冥福大定二十九年沙門定湛繼守其教墜悼先師雲仙法堂後初建慈氏閣累值暴雨頓踣前崖因廣其基繕淨土堂未克就緒遽然謝世湛之嗣子洪洧詣源師兄曰昔慈氏閣堂構弗固一旦棄捐今淨土堂恐踣覆車之轍師兄其念之且院門孤僻人迹罕至師兄當以石土觀經訓誘信士洪洧殫精畢慮異成一費之功遠邇聞風翕然歸嚮富者施資貧者効力遂疊石爲基高十有四尺而廣倍之中塑彌陀三聖像功將告成洪源來謁曰法輪禪院竝立也久矣是院處深山中四隣民居近者十餘里歲或兵燹則院爲寇賊之巢穴所以興廢者屢焉今承祖師之盛嗣王禪林有山田足以給饘粥有山木足以取材用有泉石足



以規目有經論足昌洗心不見紛華不聞喧闐旦旦暮暮經
行燕坐於寂寞煙霞之境真休歇之道場也與夫入達衢頭
架屋養數百閑漢者固有間矣然而開山祖師初始之跡吾
不得而知之矣竊聞先師澄公之說院中舊有壞碑粗載慧
觀禪師興復之績而觀之後省常之前住持宿德寂然無聞
蓋緣碑刻之闕也嗣續不傳良可歎息此院以復於觀聖陀
潤色於教禪師成於感法師以至於今若不刻石紀之則數
老宿之勤勞亦猶開山祖師之泯泯也而使 之子孫將何
景仰而考據乎且松峯之形勝道場之靈跡公昔游歷而稱
之矣幸爲法輪誌其始末昌傳無窮可乎公郡守也如郡有
事澤隱逸之士尚舉劄而發揚之况治對之內有靈跡豈樂
而不蒙紀錄者乎萬一寒而不書必貽後時之悔耳稟謂觀
上人曰余先友 是邦而與上人交 余亦未嘗得從
而游是山之靈迹勝槩子靖已失之於前矣余 事復遺之於
後乎宜其搜訪拾綴以爲法輪續燈之錄云爾 泰和丙寅端
午日記

王光祿墳墓志

國朝 陳廷敬

晉都縣大衸塋塚徧郊野公出錢數十萬緡募人捕瘞我先
公分口食食紙者公亦捐縉周給州人以故不流離鳴虛周
禮相副相卹之法行則天不爲災而民不困於 歲後世人各
自私於是比閭州黨有無死亡相視如秦越人莫之省顧一
遇年凶荒則必仰於官之蠲賑幸遇長吏賢不 墜于上闕又
幸有主在上除租賦出金錢發粟設糜惟恐不 及而吏之虐
行者猶有能不能民之待澤者猶有及不及 朝廷之大恩

其得被於窳檐蔀屋嗷嗷待斃之民者亦已鮮矣安得鄉有君子好行其德如公之自保其鄉庶幾猶有躬履之遺法乎

龍泉寺禪院記

唐 闕 名

龍泉院者人天集福之所也昔舊相傳其來淺遠刊刻無幾因究權輿一說云是院之東十數里孤峯之上有黃砂古窟時有一僧莫詳所自于彼洞內誦讀金剛般若經一日有白兔馴擾而來脚所躡經文蹶然而前去因從而追之至于是院之東數十步先有泉時謂之龍泉於彼擲而沒僧異之由感悟焉因結茆爇誓于其地始建刹焉同靈鷲而通幽顯結孤而建號東鄰郭社之末前據金谷之取既名額以來標稱郭谷而斯久至有唐乾寧初西蜀惠裁精舍稟律沙門諱願心振錫東游停杯遽逝偶及是院遂欲棲心披荆榛而通

通路撥蕪蕪以亭殿殞日徑月來以近及建佛佛者如蟻集唱和者若蟬聯雖云興廢有時齊繫方圓任器添植宇宇亦舊求柱石于他山紺殿故而復新雲房卑而更起曲盡其妙以廣其居漸加少而爲多變其質而增麗凡增修新舊屋宇并正殿等共七十餘間其院東龍泉後面崑菴之所三紀已前微認故蹟今則湮沒矣且泉之所有時無能知者夫其狀也噴湧而出喻虎象射人鯨口吻沫通注灑盈于溝洫奔突若駭于風雷夏寒凝冰冬溫若沸比鏡澄澈同醴甘香不獨飲酌所須可以應斯旋滌矣懸公運心匠磨智筌俾冷靈作方塘漲爲澄沼且嘉魚成窟拋玉宛轉以隨人穢觸沉波吐珠淋漓而覆水有斯靈異甚警凡愚自適及遐惟畏與數而又植弱柳則扶疎而春媚蒔修篁則翳蔚以冬青長小松爲

喬松接山果爲家果功既崇矣景亦備矣一日愍公論諸明
人曰是院也厥初住持所重幽僻止期課誦以盡年齡事
崇修有若斯壯麗者矣曩聞空寂者正真之本名言者隱
之宗如來亦假于莊嚴觀俗漸歸于方便得不申請院
僞教門者耶郡牧隴西公展論革故之謀俾建卽新之
飛箋奏歲降勅文額記龍泉禪院矣時唐乾寧元年十月二
十五日也

秦阮趙軍評

宋司馬光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叱
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恃王而
虜之不信其大焉阮趙降卒四十萬不仁莫大焉欺與因誅
已降諸侯疑而百在怨不智莫大焉秦所踐失天下之故
矣在此三者乎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
如皇壞秦而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爲墟究其禍本兆于此矣

陽城縣臺村岱嶽觀記

李俊民

靈虛觀清虛大師孫景元字仲連沁水縣上洛鄉村人大定
十一年十月丙出家禮本觀尊宿道士馬希遇爲師十八年
歲戊八月二十三日甲寅試中經業披戴爲道士以戒自持
誓高古博通經傳學者從而受業所在雲集名動京師值真
儒之興晦跡嵩洛間駕幸汴梁召爲上清儲祥宮開講大
禮禮部敕令云然屈節應命非本志也三年不
而歸先于崇慶壬申禮部准敕出賣觀地師與弟子呂知和
等請買到陽城縣臺村岱嶽廟爲岱嶽觀中都路觀額警字
第四號也觀與格碑靈虛相鄰其地高爽在龍臺之東北次



西南曰南臺皆俯視之亦呼爲臺底師與其徒寔擬爲赫可
計師年八十四道氣所養舉動健美出入古今手不釋卷其
謙冲粹和容接亦未嘗少怠至于逸情遐想飄飄然與造物
者游人莫能窺其涯際也余四十年心契頗得其詳其所著
魏孫而不傳本觀節次買到民田并南臺招撫吳英劇隆村
紹撫王太彈壓魏國弟子韋知訓等捨施各家產業屋宇承
這充常住其地條限四至刻之碑陰以示來者

重修成湯廟記

元王 演 論

獲澤卽古舜澤析城者禹奠之名山也澤人不祀舜禹而祀
湯者蓋以湯嘗有禱從古立廟其巖於澤亦在其傍每代宗
奉極盡尊嚴民歲請水以禱旱者不勝數紀析城踞本邑之
內西魏巖傍澤周數百里近邑之南岳莊之北有崑隆然焜

起俯瞰城郭襟帶山河極爲清曠其地原其所自亦漸
城之餘支遠脉伏而復見也湯之行宮在焉水旱疾疫禱獲
沐應雖無銘誌可考寔未甚遠徐迹廉級壯若帝居惟正殿
戟門嘉澗公祠巋然獨存亦各上漏旁穿弗障風雨居民拱
視而莫能支延祐四年春達魯花赤古燕木人刺沙公縣尹
銅臺韓公廷傑仲英主簿天黨王公琮德明典史輩懷賈公
楚彥元卿同寅協恭宰製斯邑事神恤民愛敬兼盡凡奠謁
必躬焉一日縣尹韓公與同僚集里中父老曰成湯古聖帝
也神食此土舊矣廟就傾摧安可坐視欲與諸君完葺之何
如衆咸喜曰能若此宿願遂也於是鳩工萃材不日萬計富
不稱匱貧不憚勞居無幾何而漏者塞穿者塤土木丹雘之
工煥然一新矣以其餘貲修治嘉澗公之祠岳莊社人承命

而樂以就其役人皆義之而響應焉今亦告成其工倍於昔矣韓公今遷介休且行具書管建之實令里人進士張居義梁君劉良求記于僕不敢固辭直紀其事云

陽城縣右廂成湯廟禱雨靈應頌

王 演

於戲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有能全其覆載之恩廣乎天地之能者則成湯其人也昔者成湯聖德日新智勇天錫戡定暴亂表正萬邦猶以葛之不恭桀之不道遺腥餘穢致旱七年萬姓嗷嗷幾于殄滅帝乃洗心齋潔罪已責躬德能動天甘澍滂注夫旱者天之致仁者帝之德數既有時雖至聖不可弔德由于已雖上天不能違旱不作無以慈湯之仁仁不施無以救時之旱此首在相須理由其濇也蓋以雲行雨施曰湯信不誣矣千載而下凡壤不怠爰在祈

帝廟古矣四方請水以禱旱者歲以萬計我之西社廟貌獨

慶天昏札遘之疫此焉而禱雪霜水旱之變于是乎禁讓病勸勿藥所敷則年登民恃以無懼焉至元四年龍集戊寅自春徂秋恒暘不雨二麥已枯首種不入輿情惶惶計無所出本邑主簿周君卧衙舍間欬枕默念日時將秋矣亢至極矣不雨踰旬遂爲饑歲獄訟繁興盜賊滋熾黎民流徙國賦不供梁盛不澤而明禮廢闕雖欲與監縣令尹安居暇食優游于一堂之上可得耶且仗義宜先當仁不讓于七月二日扶杖而起沐浴更衣從以邑吏衛元善潛宿本社湯廟卽夕元雲蔽空和氣少洽次日難未及唱露首徒行晚達善羽召集黃冠駭衆就彼湯祠宜祝致告夜未及分甘雨大作詰曉晴公不避泥潦冒霧露陟巖巖敬謁神池請求聖水舞

八降已十分戴瓶比暹國境需足士民拜舞迎迓技藝器幣帛之饋却之不受箠鼓之聲莫之能遏民皆瞻仰咨嗟而手加額曰若非簿公以至誠感神而致雨吾屬幾為餓殍而轉乎溝壑矣更生之賜其敢忘乎介其本縣鹽官徐珍社長張國瑞侯珉徵繆文以記其實冀傳永久而勸將來辭不獲略採民謠以爲頌公名克明字文舉保定之清苑人中議大夫和寧兵馬幹臣公長子公又哀伯父承務郎清河縣尹良臣無嗣服喪三年由傳儀吏陞除是歲故自到官以來臨事而懼約已以恭吏莫能欺訟不稱不侮寡寡不畏強禦吏民敬而愛之蓋本家法清白天秉公是以如此頌曰天之與人香壤相懸人雖至微可動天云何動天天人德投以遂誠書應弗應此年以來值一災生殖殄瘁田野汙穢猶公一而而而百穀所樂民舞舞轉災爲福化歎爲穰刻頌于石永示不忘

縣尹關公德政記

衛元凱

皇元之臣服普率亘古無有昇平既久生齒日繁民之休戚寄諸守令有是責者實難其人惟我令尹關明府之宰吾邑也而優爲之公名世傑守英甫占籍晉寧世業儒歷掾兩臺一賓運府所至有聲薦章交辟至元戊寅春三月到任大布恩信推以至誠樞垢爬痒窮悴蘇息鎮以清淨而教令不繁前政勸課編鄉都巧索豐求滯民膏血公曰農桑有衣食之利孰肯甘游惰而樂饑寒乎若憂之太甚視之太勤乘騎徒家呼戶召而小民輟饔飧具饋餉以迎勞且不得暇又有暇顧其業哉此雖愛之其寔害之也每歲邵農之際但召各

社之長而喻之民獲不議吏之安矣邑處太行之巔土瘠民
 貧好學嚮義比年以選學校廢弛禮文滅裂公自到任率興
 斯文授室延師講明正教學者聞風四方雲萃一時文物蔚
 然可觀且山野之民負豪俠氣爭相雄長倍徵好息冒踰羸
 畔紛競交拏謹不可詰公杜私謁從公議正筆片言之間
 使積憤潛謀冰消雪釋市井少年悍戾不逞亦必委曲籌論
 使之必改而後已至于簿書鞅掌閭目無滯自奉甚薄淡若
 儒素多讀書手不釋卷且重義輕財務周人急而于文尤
 厚收攬薦延惟恐不至有禱新勸讓休應凡拯貸鰥寡者先
 之有徵科貧匱者寬之貧者後以安之疲瘵殘疾不能目
 存者煦育補苴百計以完之故三年之間美化大行青衿向
 訓黃髮履禮權猾劫縱暴之心黜吏返淳和之性憲使金公
 按部至邑大加矜賞數薦公政為諸縣之最信公論也由是
 言之豈止治文案督賦歛斷獄訟而已乎其受代之將行也
 父老十數輩告余曰吾儕小民德公之賜何以報將著金石
 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曩爾故邑則惟是知
 書不書公何損益然所以平民心之不忘非是而莫可也故
 敢以託嗚呼美哉在他人猶可不讓况公於余推惠至厚安
 可以燕廼辭因撫民謠而為之銘曰賦均而平刑措而清民
 飽而嬉吏公而明物無失所野無廢耕路不拾遺犬不夜驚
 盜不逞而懲廉不率而興教不令而行政不嚴而成無實之
 譽君子以為媿我之譽公者殆無媿而庶可以為公之榮不
 惟彰清名播芳聲愜輿情又將為來者之法程也

縣尉張公重修神門記

衛元凱

自古忠烈之士克享後世之祀血食一方一邑者有之通天下而祀之者惟昭烈前將軍關公上自關都下逮郡縣里社瀋海內外悉有廟貌民之欽慕之誠若合一軌雖公之神化無存不在寔由忠義大節感激其心千載之下凜然若存嗚呼盛哉公當炎運灰冷之際奸臣竊命五綱解紐陸梁亮恃之徒不復知有漢矣昭烈以帝室之胄履歷高光之業欲伸大義于天下力孤勢弱慨願繼繼惟公深明君臣之義誓以共死左右周旋恩若兄弟誅討逆亂之心夷險不渝吳魏聞風徙都求婚以避其銳天意莫回竟成鼎峙公之豐功盛烈載諸信史昭然可考觀彰勅曹公封還所賜不以爵賞少動其心拜書辭曹而去較之乘時徼利之輩豈可同年而語哉夫就取舍勇而義忘而節心乎所事竟則信書後世有談三

國之事者雖對寒暑尚能發天象公好惡憎愛之心卒歸于正由是推之公之力扶綱常德垂來裔俾人人皆知去逆效順受其賜多矣公之神祠遍滿寰宇享歷代無窮之祀非幸也宜也聖元天歷戊辰秋九月奉旨特加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天下之人愈神其神則神之神也熾矣食于斯廟莫來甚久先是大德丙午建戟門于通衢之北日征月邁鼎庶風雨元統改元癸酉春二月縣尉張公慮其傾圮捐割俸資首圖營葺里中耆舊義公不私咸樂爲之助梁棟之木堅完者因之陳敞日易之復命埴埴之工陶造甕吻極其壯麗塗墍畢功飾以雲碧門之兩楹埽置神驥欄楯戶牖及其獻藝之臺焚醮之具志如心畫公于董役之暇觀神門之右古泉涸竭公相彼馮脈于故蹤之北疏鑿新泉澄澈瀾瀾不煩繩

引非惟求汲 免遠涉之勞俾一方陶冶之家咸資其利
民皆歡悅僉曰公尉職也敬神恤民兩盡其美是皆可紀里
人趙政等囑 文用著石章以傳永久僕終不能固陋辭
張公名繼祖字紹先家世晉之吉州名族由祖蔭補官以廉
慎自持政事勤敏一任之間民安盜息鄉鄰無犬吠之警深
謀遠略見義必爲年方富盛設施注措歷歷可觀他日獲登
顯仕利民澤物之志豈易量哉

陽城縣清風亭記

衛元凱

陽城郭郭之東居民廬室之間其地負嶠而高爽宏敞古有
義勇武安王廟巍然而其南峯巒拱揖川陸環抱雲烟之狀
早水之華望之不窮西南諸山連浮天宇若禹貢所載析城
又山之奇絕者也廟之庭除有泉水出馮味甘且冽汲飲者
迨百家用之莫竭鄉人于近北建龍祠以祭之元 改元本
縣主簿亮必友將仕贊治是邦政教畢舉民皆和會一旦因
休暇散謁祠下瞻拜禮竟退觀俯視觀溪山之佳麗泉水之
澄徹怡然而樂乃屬其耆德衛珪等告之曰古人立祠於此
誠宜要靈又得名湫其亦罕矣予欲構亭以庇之汝等若何
衆皆欣諾而言曰先有古泉前臨通衢比歲頽廢而有敵
之漏莫能止水前縣尉張公疏鑿于廟庭之中爰及是謀未
卒其願幸遇 賢亞府特起丹誠豈非神明陰相之力與于是
鳩功繪畫 興厥役趨事赴功者不召而集方其經始之際
輿議復以 近祠字具白于公乃卜故踪別圖浚治甃以爲
曾之甃穴地 爲寶俾相通貫引水注之于茲汲者咸以爲便
往來途路之人一勺入口塵積頓消泉之口周東西三面連

接廟庭星石爲基高丈餘延袤如之南向與街平建亭于貞
珉之上重簷複栱勢若暈飛鴛瓦參差吻脊旁午日光扇之
碧梁椽椳題飾以金碧上下煥然一新廟
基之高者或之卑者堙之方隅之缺而未正者補之張公所
鑿之泉公重加修葺通乎庭宇之間以識其源亭之中起崇
假山寓以玉泉之號于上肖設閣飲之像以彰神化又置懸
音之容面平北以瞰亭中之
完有級有序由公之心匠素自夙規經畫之功也亭之東乃
神之戟門有民居一區爲之阻蔽以高價償其主俾撤其室
植以佳木直抵前溪望之
乙亥夏四月落成于明年五月既望是日公與客咸造其
巖眺之真真可以開襟靈襟助益神觀令人蕭然有山塵

解愜之詩惟彼斯言公之善政亦猶斯清涼之風消釋炎酷
亭不可無名宜扁曰清風非惟一舉而兩盡其美亦可表神
之英靈聞者咸以爲然客又言前賢遊宦之非凡與造樓觀
載之傳記甚多如歐陽文忠公守滁州召其亭曰醉翁蘇文
忠在扶風亭名喜雨如范文正狀岳陽之景朱文公記曲江
之樓流事後世爲之美談雖古今人品不同風景各異吾荆
澤公獨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以繼賢圖誠可嘉尚書載六
府水爲之允易設井卦特發勞民勸相之美示民法井之德
深矣公能默契其理斯亭也實能壯觀神宇爲一方之勝
登乎此者有以導迎清曠是皆可記嗚呼爲記僕竊思金
之文本以傳之永久苟非其文不如不記之爲愈也

以記寔必待鴻儒椽筆如名公先正之文雖曠世不可復有
恐終不得而記之也祈請益堅不肖忝其因迺直書營建始
末謹俟來哲公蒙古人氏大父玉罕珠佩虎節長萬夫鎮遠
東父脫脫結知仁主遠使朔漠敬迓武宗皇帝異蒙恩賞尚
吳王公虛積官順德少尹公廉補是職年甫三旬才識明敏
政績昭著是又當書

皇朝詩林卷之四十一

賦

冀州賦

漢班固

夫何事於冀州耶託公以建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
煥蓋雲山之嶽嶽臺北嶽而滿遊建封壇於岱宗建元臣於
此即徂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河東賦

楊雄

伊年暮春將瘳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勸農垂
鴻發祥積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鏤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
法服豐饗與迺撫翠鳳之駕六光景之乘掉彗星之流旒覆
天覆之威亟疾耀日之元旄揚左肅被雲栢奮電鞭驟雷驚
鳴洪鐘建五旗羨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騰拂神騰鬼迴

乘龍鳳萬騎屈播嘻嘻旭旭天地稠最繁印冕
 秦神下書邱魂負沓河靈曼賜風華若凌遂瑞陸官
 肅譚尊如也靈祗既解五位時序網緼元黃將紹厥后
 靈與安步屏流容與以覽庠介山嶽文公而懸推兮
 於龍門靈沈苗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
 仰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
 冀高兮賦應用之大寧汨低徊而不能去兮行
 城漢南巢之坎珂兮易西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
 岳之曉晴雲靈氣而來迎兮澤滲滴而下降鬱蕭條其
 兮滄汎清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
 而獨立兮廓盡過其亡雙道逝庠歸來以函夏之大漢
 曾何足與此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聽以奉龍
 騁尊收兮履元冥及祝融敷眾神使式道兮奮六
 踰於穆之緯熙兮過清廟之離雖軼五帝之遐跡躡
 高蹤既發初於于登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鍊石補天賦

唐王起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
 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益俟至堅之主所以禪
 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為勞至德何
 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真類鼓鑄而可致冀穹元而
 能言而助無為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則知
 為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矜悠遠而求則象規圓
 小大兼遺俾隨形以溥博嗟峨不墜皆投質於輕清
 造運封神功效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通歸雲初觸當
 善

星乎銀漢同流激清香而節彼天象又元石質既堅究壽考
而日月遺矣成廣大而星辰斲焉暖積素之煙尚疑若露
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九重功惟百煉眷無親而克
教當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崇高是將運有徒於晝夜比爲
炭於陰陽織女停梭受支機於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於宮
蒼補之伊何以當其闕照悠悠於峻極驅鑿鑿於超忽想夫
取銀之日排剛之時齟齬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清明於外猶
生錯落之姿正圓虛之廣矣下長風而妻其是知補訛天矣
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海日生
曉夜爲韻

乾子俞

配乎地者惟山覆乎天者惟日登岩堯之峻極見曠塵之初
出廓靈海百川之來學金鳥千里之質泛圓光於沆瀣
耀而灑灑雖騰輝於碧浪之中 距俾色於紅洋之寶觀夫
靈燿赫炎晴擘洪波歛大清馮夷駭躍罔象奔驚照耀兮
珠濤吐孺朗兮龍燭忽生愕羣仙於金鏡驚天鷄於玉壺
浸半酒猶藉普天之美人寰尚暝孰識未融之明茲其子
可躋四目斯在危岫陵乎碧落日域遼乎蒼海既登陟以
觀知蒙汜之浴彩晨光乍分夜色未改昇黃道而將始降于
土而有待查明夕晦徒觀其躔次之常出有入無孰測夫
陰之宰氣澄霧霽月落星殘流暉電曜散華虹攢將煥爛以
下燭出浩森而上干掛扶桑而杲杲昇陽谷而團團敷九華
而蕤奕燦三山之峰巒且幾升天無憂於見溟已罷運動事
息乎和寒願實寶而不忒煉溟漲之無端乘變化而復在得
沐浴乎波瀾於是游太極辭殘夜羲和敬導運行有舍得

龍久克彰乎真明委照無私不間於夷夏當領靈而久棲焉
餘光之一借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二
前韻

山惟隱天海則孕日日將昇而轉麗山望遠而無失青崖直
上覺亭亭而漸高碧浪遙分觀杲杲之初出將以測晷度窮
節汨豈能獨媚東南之隅空呈畏愛之質而已哉當其陰兔
傾晨鷄鳴捫葛藟陟崢嶸挺身於重巘肆目於八紘天地廓
烟雲清赫彼巨浸吐茲炎精映瞳矐而有竟燭浩淼而方呈
彩射空中謂陰火乍出色浮波上疑萍實初生嫩爾下土煥
乎上征觸高濤而暫滅泛輕浪而還明曙色漸分晨光未改
波記拂浪挾乘浴彩將黃道以麗天必青方而浮海豈輟賦
之爲美實靈圖而有待是豈莖莫遠乎日或登莫峻乎天
以離而取象此以艮而居按考之則陰陽有度察之則
漲無端倪乎銀漢落金波殘將東方而自出俾下土而式觀
三足翱翔若刷乎渤澥重輪輝煥如歷乎波瀾映岬夷而未
定拂若木而將升紅綵下沉照波中之鱗甲朱光上溢射雲
美之峰巒誠變化之相詭諒始終之莫殫泊夫出溟渤履或
莫昇九天辭午夜羲和整轡而直上莫驚傾心而贊

必登日觀之峰而後望神明之舍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三
以題
字爲韻

客有曉躡稜層高山獨登覽煙嵐之忽歛見海日之初昇
彩秀照炎光上騰影乍搖而滿目霞碎波不動而長空直
由是倚危巒立天壇夜色既啓炎精始圓赤氛上煥於雲路
朱輪乍碾於波瀾照耀一海之中剖開萍實分明百丈之勢

洗出金盤浩渺無涯曠曠在望高若崢嶸之頂下視赫曦之
狀焚蕪巨浸浮沉奔浪陽烏浴羽而載飛羲和按轡而直上
不沉乎泉將麗乎天燦雲濤而有曜類庭燎而無烟赫赫光
滿規規質圓纒湧出於溟渤之底已見盡乎巖嶺之巔所以
躋高峰翫丹彩明暗既分升沉斯在望若木之初出疑查上
天河想陰火之潛照見焰燒滄海出水未遠騰飛已駭無
跡於嚙啐之際指大明於顧盼之間湧上扶桑謂蟠桃之有
靈照出仙島疑燭龍之映山欬赫滿空瀾溟沃日當銀漢而
遊星泛金波以洋溢巨鯨之冥目霍張洪爐之鑄鏡飛出及
登乎輦度射破氛霧洗光華而不溼衝塵埃而寧汚倚九天
以照臨見百川之奔赴故游者徒倚遐望徘徊久駐因物屬
辭愧升高而能賦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蕭 麟

山有極天崇華冠羣嶽而首出下壓溟渤之青岸平視衆
之初日天光海上曠曠而曉色已分人代夢中促促而寒更
未畢客有愛此早景登茲崇山候東方之昏黑據中頂之特
顏俄而陽開陰閉翕絕邁運曳晨光於莽蒼之外走狂電於
溟濛之間高焰忽興瀾汗而洪濤血赤半規猶隱洪形而霄
帝朱殷及其旋轉將昇睢盱萬狀散五彩而錦章已出照三
山而鼎足相向杲杲茲始規規滿望火輪上碾燒碧落之氛
埃金汁下融躍紅爐之波浪觀夫巨浸無際跋鳥上搏萬象
昭著二儀霍寬驚魚龍之蟄銷昧谷之寒散入圓哇想莫靈
之俱靡稍分林嶺見木石之同壇獨立嗟峨曠瞻君度屢次
一道暉華四布赫曦而六合貞明吞納而百川奔赴不假

冲之目盡觀元虛之賦赫奕昭宣層巖之巔赤玉之靈獨馳
黃金之鏡帖天海若奪魄義和振鞭溼光而長波初沃暖氣
而孤峰最先美潤呈祥重光賦彩帶寰抱之珥照不波之海
陰火之微茫已沉土圭之盈縮屢改則知大明之麗天兮可
捧而昇高山之橫空兮作鎮不崩倘躋攀之有路願觀光而
一登

蘭相如秦庭返璧賦

李 爲

有和氏兮曠代之珍有蘭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趙在
輕生以抗秦既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能使乎於
四隣相如於是詠東山之詩考四郊之役巾車脂轄匪朝伊
夕徘徊悵望沉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欲張膽而吞敵屈處
尾而若開通口而無錫奉之旨以復命得連城而致璧焉

大信之通而豈微躬之是惜授使遠征不遠底寧望紫氣之
函谷出黃砂之井陘既臻天府之地遂迨雲龍之庭秦君方
聽丹陸案青萍耀國華振朝經建翠鳳之旗則天收光景伐
冀履之鼓若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先告令使者後進將侍
威以選暴欲愛寶而損信曷其勇而知機弗詭辭以恭順瀟
如之實比美凝然之姿乃振且勅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佞
西隣之實是責南山之節斯峻何大國之無良爲匹夫之取
後不然者何以遭賈傅之過秦爲相如之慕蘭連城棄諸長
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復爲趙寶焉如潔誠求之何覺而得
懷之已達生焉之寶空存由虹之氣不遑

感山賦 并序

宋 崔伯易

客有爲予言太行之窟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

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爲之賦其辭曰
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獲羅浮
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管
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闐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遊
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賓請愈勤於是爲論山中之物山
中之民叙山中之遺蹟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
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於
羣經茲其不言疑木之行試爲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
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峽吐
屹嶺無復平地陵轍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爲戎狄
南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氣位岿天銅鞮周謂
保章參地之形法焉最詳上正權星下開真方遂冒而畢

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遷延而上
殆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
也緣繞盤辟殆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春
盛連延乎獨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
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陸
鄉異觀習乎所傳均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龍者曰龍山
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
驥之貴戶俊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
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嘉
上絕推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
俊懷交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潛之祥

元錫問於武德置縣而當煩霍襄吾襟共附吾肘
聖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其躡蹠姑射
星羅慮雷自維迤嶽岑參錯飭餽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
其前或負其後讓以奇嶽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擁大帝
之寶授上曉睨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
諸侯奉命守土率屬千萬悉而內而騰輳此山之形也汾澗
丹洹潯池澗易涑沁淇潼清源濟澳奄甸將迎縱橫激激安
陽巨馬出其夸白絮北涿度其液觸暹阜以孤引激榮光而
塵暴凝染漸漬哀青貯碧此山之容也莫荒有神開社有伯
以風王威以雲王濕醜手煥陽覆手霹靂近龐百城遠需萬
城暴者必寒暗天巨白應不得為瘴氣不得為疫豈其幽深
也深其歎而難期其并合其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

軒后以來至於成王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險其
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唯晉為強大抵以兵為阻
以險為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
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至山東或至河內
或至山西或至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恃
為腹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復驅
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熊斯林如虬斯壑左顧有腕爪牙鋒鈎
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事族虜而為樂不懲敵惠幾視并
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珙重喚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
樓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烹四十餘萬之衆巢
頭顱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荒城豆分棊錯今千餘年幽
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

野逐獸者非卽其獸徘徊陵陸踰跼被阜裁約六國貶脫九道孰爲龍首孰爲天需向背孰徙草木孰遷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孰袤爲地孰尾爲鶴孰蜀孰方孰圖孰孰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埃孰可接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盡勝此孰逐敗此孰救佯道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孰結鞞悉縶去就所過之邑鸛視狼吼詰無不講獬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贖以民試手爲縱橫家隨以此啓關警遲速稱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惕醜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後不能糾其謬中人至之利欲移將相之恩善其後或逆或臣建勳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漢李廣之

險壘此山之遺政象 陽統歸以威天下 應侯爲秦而王之謀

也據教倉之粟杜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孤鴻之津使天下知所歸者屬食其爲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爲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教倉屬魏種以河北事然後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土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薊西臨順檀龍襄控外縣區接寰州開其隅邑疏其間衝而爲壘缺而爲闕有朝歌兩黃黎陽之支離有五原高平廣民之依攀前規成臯逆嬰鄆收襄帷趣駕之威宰簪笏假轡之官大城望之如雲小城夾而金字各負城勢熊驥虺蟠宿貊狝之倘佯時芻粟之饜玩

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蘇
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糝於燕鷗
或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望王二老猶
自輕之士壺闕令狐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尚
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卽以仰之首名歸山岭營好
餘曠巖屏頽曳泉紳之飄飄東雲衣之廻還積衆精於寶鏡
慘靈氣於天丹轟穿霞之朝覆豁光怪之宵環其金則銀邊
鏤銑鏤鏤鏤其玉則瓊玖玳瑁瑤瓊璣璣石黃綠而青碧
珠玫瑰而木難餘糧石脂之磽磽矚聖埋長之爛煇陰映宛
倚穹注蟠聯絲絲氈氈獮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
祖繁復有紫沙黃霧神鋼是取逗落液於庫洞萃堅英於弱
土縈崑尤之遺勇回歐治之靈顯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輪於

六務此其山之環賜也其鳥五色素厲窟生變增貌如秋胡
月明星精响撥利戟足卷枯荆鷓鴣趨鸞隨往還青真木樓則
鶴鷗鸞鶴水止則鷓鴣翠鳥鷓鴣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康
有距同角馬尾聲若鐘磬以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夔
鹿瑞殺行搏坐噬草則紫團之葆勒母漏盧糜銜牡蒙蓰蓂
首烏牛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倩如雷此胡雲英玉支解
蠶菴蒲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熊天椽芳臭粉敷或同葩異
實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
桐其栲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榎枹楓檜忍仲蕪蕪梓漆樞樗
青檀紫葳椶櫪槐棗棠榴棗梨陽榼糜桑枌榆椈檉交柢竝
節韜唐蔭隄身綠中材實資療肌松栢千歲蹇金石麥彌椹
葦勿之蜂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尋而後有樓連雨

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欄楯下階
百步猶穆憂而相羈公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
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
虞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
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園苑園之觀土水之工戶庸朱綠之飾
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
視汰然成願獻力京師進棋皇躬聽鐘鼓管籥之音響車馬
羽旄之容備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洽歸之人披
蒼莽仗控轡賤新甫之栢簡徂徠之松激春滂之悃奉扶丹
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爲新宮以壯閭乎中區以周嚴乎九
重高闈秘廡侍從兮蛇蟠翠幃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
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數

法著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總有闕異同之政

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爲議郎居講朝
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
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爲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
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邑之任以觀其所莅興利如此顧不
爲偉歟山日以鬻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爲牢籠欲發者發
欲攻者攻登者捐者剝者斲者烹者撥者繁者戈者四時僅
愷皆民所同庶寶之淪幽萬模之紛紜雕黻彩製羽毛甲騎
弓矢鎧楯之材輿馬骨革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
一歸於縣官寧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公
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
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鷄火之流烈感丹雘之

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茂淫盡狂厲之感無喘夜戰家之
果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慎怯重淪姦侈之化孤守
而莫變由涉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
馳馬射獸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戲悲歌慷慨以據其鬱於
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先得其士
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
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
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
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繼上
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
竝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 驥疾戾控孟津之
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
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毒故晉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
五月親不澤潞念賊失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
所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豎
無難色李氏之深論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爲力大霆擊空輿
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彊戾暴王襲頓踞
驪納土稱臣冠佩隣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
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爲
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剗隆成之堅躬擐甲胄劇鋒易豈
晝夜圖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
真宗營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虜
之通和教猛將之疏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助八
十蕃賦不聞竭其財力未嘗疲其身意辯者不知勸從建衛

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耨
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茲奈何合之深山
屬鷲猛而爲勅敵之怒心鐵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
千百良民化爲頑兵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違罪
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員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
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典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子曰
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荐食無衣裳以被軀累
聖哀之修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銳以鋒刃俾持以趨
逐其蟲地創共室廬剝木成舟結繩爲尺剝木爲矢弦木爲
弧以飲以食以收以漁服牛輅馬紡績鑿鋤後王因之訖今
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燕
釋封楚魚鹽之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驚不數十年

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謂
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
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
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所治之法
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不
聞天子之建宮乎厭江陵之魂幹空鄧林之巨樹山鬼見榮
而儻燠坤后斥緹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
麗其徽纒捨倭繭之神明其斤斧裁魯鎮以爲址判湘轡以
爲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星覆重寮雲縮萬堵塗
以齊楮篋以號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
織貝荆簪丹而箇籥蒙羽之織縞澗渥之泉紵優尊而百禮
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玉是耶公子曰嚳主方

東被於流求西薄乎羊同南暢於訶陵北愔乎空桐積犖鴻
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充徒念重懷之域三河之
衝澹斷乎滄漠背棲乎犬戎齊楚既越魯鄭巴邛轅有所不
適械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
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貲卽疲其力不出於官
則出於農帑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
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椎埋以成風
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虐湯鑿莊
山之幣而救無糧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
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財
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爲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曰
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今委榛
芒然黜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辨有以待之雖由天賦
於王公帝限乎豺狼若之何侵而夷之以紓其行舞之可欲
以發其狂義未聞於灌瓜兵或興於爭桑投藟生心文子之
至喻牛甘必鬪管豎之所量國家近邊雖土腴之地久禁而
不耕所棄甚輕爲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
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
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墻而廢
園倉善買之行不念胠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
利果大入則小或可踈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土豪而歲起屯
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於京都不募人訪銅而私或
自鑄重給民贖土而爭糶於胡遺計若此庸爲利歟由衆人
焉南牧之慮將智者兮北伐之涂推石傳土決其成功豈獨

懸車昨乎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
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羌夏之東突出奇道斯河
奴之右臂二客紛辨既久色相不平抗袂俱起質於先生先
生驟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
之言也取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
深惡不願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貨幣之誅戕不
礙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於天元降爲災祥則雖傳道之人
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
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
爲公卿出爲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有人民所藏其貨易
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報
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修其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改其
志易平其勢易傾今富貴大姓之家列肆俸於腐廩窮第羅
於康莊金緡采綴製劇焜耀被以黼綉曩以雕墻狗馬棄賣
民之食飲與妾賤士夫之衣裳宿昏祠葬賸敗紀綱通吏買
法陰滯陸梁其憑荒賁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疆畜奴如兵
占田論鄉主逋參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爲常州縣徒史私
爲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豈
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宛轉靡潰輸幾矣而幾
王疆桀相師極欲爲威怒網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利
剝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樨曲直之所宜積之徒多而器用
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貧者勞而愈微
誓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爲
災而彼反爲宜從是其氓匿稅併田之不取益令羣窮羣

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而隱不
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
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狸而畜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
厚生無發歛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或者
霖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上司之以獻答下
撻之以追催索之於邇則此既莫有求之於遠則險孰能來
方此之時時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期年而
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
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爲哉始於傷財則終於
害民察其蠹國必因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
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
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爲弊也民失其
平若之向而可復高者愈會而肆地不下者抵禁而趨口腹
刑罰日增裁宰日積蓋兼并不法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
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
以推類事爲之法物爲之制數害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
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米
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
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
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
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纓君
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不得爲賈天王之尊
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豕無
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

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復五者漢
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鄉任之九職之事辨其
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至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
史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尉羅與司險達其
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鷲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既
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
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於金玉錫石州人之專取犀象麋鹿
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孽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
大順不可勝用孟子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
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
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具頒
以益鼓簞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澤澤如江河山出穀穀出財

取聚麒麟鳳凰是前世之盛被於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
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屢
者耆耆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
濫切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
知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
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
患有司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職不患
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爲臣去就之
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爲本學以力行爲貴居
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
齊力協議臯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

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爲耳聽衆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爲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旣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隕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盡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湍邱垓之山貫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卑樛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汨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踟蹰不敏請爲弟子旣而少進日問早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具且昔者將大有爲之必有其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舉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緣圃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鬻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再拜而罷

石樓賦

明何景明

石樓先生旣捧檄於外臺將命駕於中州乃假道以省乎高堂馳太行之阻修展其曠懷慰茲遠遊覽山川之如故訪風景於石樓念舊遊之所在舉壺觴以優游遂與客沿清溪躡

絕澗控天梯鈎石棧羅羣山於膝下挺層臺於天半撫千載而孤燈縱萬戶於一眇此其大觀也而重峰錯翠簷牙之逼薄也疊嶂迴遭墻垣之連絡也列岫吞吐戶牖通也樹色渺蕩施簾櫳也若其璇題約月畫棟承雲乘長風迸斜懸烟霏霧冥鬱乎氤氳橫披風雨側逼星辰又晦明之相因也時而窮八極之表九垓之垠高寒冽乎肌骨寥廓蕩乎神魂已而嘆曰是則天下之奇也彼麗譙齊雲井幹落星極匠士之工巧破人力以經營貯絲竹以待夜豔羅綺而嬌春及其盡也莫不華落聲沉墻頽基湮向之靡麗雄傑悉風散而波淪此不可稱於大人也曷若茲樓根於凝成肇於鴻濛天造地設萬聖神功丹雘不御斧斤何庸俯今無極仰兮無窮日月之

先生亦知夫遇乎遇則重不過則輕故冰以龍而靈山以仙而名義媚顯於三蘇龍門顯於二程盤谷托昌黎以不朽匡廬得六一而益尊吾今始知石樓之遇觀其峴岷隱顯卽德之深遠也振拔閑闕卽才之高曠也旁合而獨起中立而崔嵬乃其威也萬仞壁立乃其直也四境俱遠乃其聰也突兀崢嶸睥睨遙空乃其器之宏也白露飄飄芙蓉碧霄乃其出塵之清標也龍虎交蟠鳳凰雙攀羣峭互出紆綠流丹乃其文彩之翩翩也至其所積之久所培之厚則又仁者之壽也况君子之所愛或假情以自寓或托物以自省趨合而形忘機會而神領豈徒恃謫崛以誇奇翫清絕以炫景耶於是攀翠磴及瑤巔三翼棲鶴銅柱擎仙洞雪積素山月連娟排石函而擠瀾戶成與極而言旋但聞崑嶼風生萬巖始聳天高水清

山空谷鳴醉下白玉京佇立清霞城謁帝屬於圖曰接虛放於太清

筆山賦

常

倫十五歲作

山形磊石色磻驅神兵加斧鑿儼乎大境之開凜乎寒玉之削雄一邑之崔嵬鎮三晉而橐籥極萬仞之盤旋聳五峯之立卓疑天上之飛仙遺袖中之筆閣以天草為穎毛化硯池為澗壑石立人形崖崩虎攫怪怪奇奇磊磊落落東則沁河雲霧山環其中萬頃一碧泛綠浮紅波搖明月浪拍長空可登兮可釣可浴兮可風一瀉千里莫竟其窮南則小山玉立狀若崑崙黃沙崖半翠栢成叢乾坤秀氣造化神工肩武夷兮丹山碧水分太行兮怪石危峯若紀計之有盡雖九章而無功於是自西而望則雲林縹緲有山翕然煙霞出沒光景連綿藤鎖嶺樵人之路花迷仙之遊鄙楚山兮六六石壘噴兮三三自北而眺則山名鳳凰一參一差一弛一張集岐山之瑞來沁水之陽異兩石之分立若一刃之所傷玩斯山也則浩浩乎若滄虛御足而不知身之義許飄飄乎若謝塵羽化而不覺其心之徜徉也客有自西方而來者舉以告先生先生曰噫吁嘻此吾志也試為子言之身彼晉陽實予之鄉由塵雨趨天之一方胡馬依風丹葵向陽故嘗知外之不足貴抑亦思本之不可忘第欲早尋乎青山之廓將以晚搆乎綠野之堂聽子言之是是使我心而皇皇客乃俯而歎曰於戲物華兮天寶人傑兮地靈惟山川之秀乃豪俊之鍾蓋則筆山之所由美因究筆製之所由興故夫太極抱真蓋龜靈藉神機之破息物之泣雲漢昭回日星分耀此天地之所

爲筆也鳳鳥有感麟獸就殛隻字寥寥片言矣抑羣后感
天王黜陟此春秋之所以爲筆也雷奔電歷霜露滿兔盡
南山鴻飛西適出入有神迅速無覓此學士之所以爲筆也
實核事王褒當貶的一夫所言萬世所適正人直書絕惡如
敵此史氏之所以爲筆也今先生名著於海宇望隆于公卿
筆端霜擁筆陣風生叶胸中之錦繡燦筆下之崢嶸驅海澗
兮硯滴煥星斗兮文明固將以經綸之大手寫天下之太平
而晉之山名爲筆者又奚足以爲先生之經營哉雖然蕭齊
始號古以別名後之因之是則是楚或趨夫山水或扁夫軒
亭脫姓字以尊美於詩人而結盟緣小子之何識爲先生其
自評與其千里之徒慕孰若一號之稱情慨筆山兮何幸其
美人兮佩帶乃歌曰沁之水兮筆山仰高峯兮雞攀抱先生
之清兮與斯山而證班先生亦起而歌曰筆之山兮沁之潤
身清流兮心高於巔予之號兮子之宜良有得兮我應之同
然客喜而美相爲飲樂月落尊空客去卒酬先生暖筆而
拂琴而操蓋有得於高山流水之調也

前析城賦

李咸

天地吾不知其何所紀極也六合之遙八荒之浩十州之
五嶽三島環元流長炎元縹緲生祖風麟聚窟相照蓬萊方
丈瀟洲矯矯東岳西華恒衡嵩表足之所不經目之所不
想像之所不成議論之所不擾惟此十大洞天王屋居先王
屋之上析城巍然載在禹貢經典名篇生斯長斯胡默然
不彷彿其一詮其爲質也縣厓矗立四壁峭堅猿不能上
不能緣其山之頂舉爾平川寸木不生藥草芊芊徑四則

十里之陌阡星列碁置龍窩蟬聯散散整整巨巨細細分分
合合深淺於彌漫草色之中焉有千年潤之山腰石無一曰
乾之海眼泉泉之清也者質質澤澤如鏡光秋月不用分摩
焚膏對物則妍媸美惡罔不纖毫畢見於其前其濁也陰陰
漉漉混混沌沌靜如勻晦禹甸數頃平原動則濤奔湍急電
掣風旋萬枝洪波白浪掀天是誠蛟龍之所出入靈仙之所
宅潛六事之責桑林在乎其東偏成湯之廟立於其巔旱焉
致禱禱則與雨祁綿以是取水者三百六十千里奔馳而不
憚乎峻山遠水崎嶇跋涉之維艱南至於南河之南北距太
原之邊東極東都西抵潼關罔不陳牲設幣爲之至止而告
虔有宋熙寧前後奉旨殿宇崢嶸丹堊鏤雕三百餘楹黃冠
羽客越百餘丁迨今廟貌雖圯大殿重燦功集於邪武太

宗氏渭陽雪齋先生嘗言換水鼓角齊鳴絡繹延遞致懇以
迎孰敢纖毫翫情少干罪戾於其神明人之遊斯山者春日
載陽四顧山光紛紛匝地鳥語花香睨睨上下天好其傍雲
氣下飛山烟上徹氤氳撲鬱而興致爲之超絕因歌之曰網
緝鎮緝山川滋淫維彼耕者罔使不給若夫朱明入夏盛暑
炎張鏢火流金揮汗灑洋偃仰石磴策颯風揚如瓊草琪花
玉翠瓊床赤日行天午不知烈烈之難當因歌之曰薰風南
來願分其涼蘇子之咏切不可忘及其脫葉秋山金颺應律
青女揮霜織唧蟋蟀螢火之光斷續星燿因歌之曰西成在
望稔熟異數誰非赤子念彼不足省刑之月威尊典重罰不
可區惡不可縱至於嚴冬凜烈六花皜皜狐走鴉行梅花竹
葉虎嘯巖頭鶴啼斷業煮酒臨峰與客對酌飄飄乎如羽化

而登仙者後先爲之一轍因歌之曰胡然而風胡然而雪撲
覆之施皆可隨分自將而各致乎老安小懷之豫悅果其然
也能盡乎數者之襟期庶可爲遊覽者之豪哲

後折城賦

李咸

戊春正月十九日積雪凝山而明庶和暢廣文許天璣先生
突至招遊析城予曰噫竒甚矣雪擁迷離而曰遊山噫甚矣
竒先生曰不不吾欲探竒而不乘竒時歷竒山竒水則山水
之竒不竒遊亦不竒且吾輩舉事欲止則止欲行則行倘步
人之步趨人之趨不能獨出意見烏覩所謂丈夫氣骨乎子
何河漢其見乎行矣遊竒豈畏雪乎且罔遺厥途竒與而使
奚囊之不富也予曰諾敬唯命乃率役從四人離村而進二
十五里有旋風捲積石巖半有風洞人以木石投下輒卽吹
出將風之前三日風出三日則五日風出之聲大則風大出之聲
小則風小是誠宇宙之一竒觀也過此越層山登峻嶺危巖
率舉偏窄陡險攀藤緣木山盡而水見泉名曰煖雖感寒嚴
冬微冰不結氣蒸蒸勃發直與春夏之烟雲鬪勝可不謂竒
乎沿河而南折行二十里許曰鐵鑿山由山直上烏道羊腸
約二三里許有龕龕上有壁壁立萬仞峽壘中有水如珠
簾碎噴濺貫相逐而不遽注下下有石仰承凹然如盆然從
不溢卽遇祀事汲數千人亦不少減蓋後唐洪密禪師成道
處也噫竒矣尤竒者轉而西南豁然照鮮其色改焉如赤城
霞起紅映林田如公瑜鑿兵江火連天如火樹之合銀燈之
設爲之焜耀而焜煊地盡丹穴山抹朱顏其爲形也變峭其

巖嵒嵒嶮刺投巖巖鬼不與他山之屨純爲緣如細柳之柔
刺戟森嚴如早朝之笏鶴序聯翩如五指之峰交背而前高
下陳審凝然巨瞻令人手不及指目不傳馳從者曰此千峰
也盤亭之奇之最勝者也因縱觀奇勝藝觀先君子手澤於
盤璋諸境其所撰所書如了凡和尚傳三和尚傳修鐵盆璋
記諸石公詩先生不勝擊節嘖嘖稱道低徊留之而不能去
無何夕陽在山止宿於水頭簷皆茅覆墻蓋石甃居然又一
洞天之奇矣明日循厓東上踞析之巔巔東南絕巖處曰南
天門南有九河北有雲間東有天井西有歷山迢然遠矚因
俯仰千古憑弔往事羲舜之聖司馬之王柳后鄭相襄敏鄭
陽貞肅之操七桂之坊李原兄弟科甲聯芳兩魚之貴三正
之堂郡武之介鳳縣之剛地靈人傑不盡掄揚後有作者將
山高而咏長從者卒曰山之東巖有洞曰龍洞之太合清石
髓所結潛見飛躍雙單盤折中有大窟其色黝涅寬則數丈
從未知其浚竭道路巖巖縣厓危隄不敢相隱故爾饒舌先
生曰壯哉是僕傳奇於穴與子偕遊盡此暢悅予曰不不不
不事聞者不如見者之實見者不如聞者之蓄且留其餘步
以待後日先生曰諾亦唯命令而知奇不在山水在子能留
餘地以自處且能留餘地以處人也噫觀止矣乃檢點奚囊
錄予數言以歸

漫澤賦

國朝 白象頤

河西之賓適于河東問于主人曰曩聞夫子之邦洳唐虞舊
封之內以爲泱泱大國之倫也今睇覽其槩才如黑子著盤
耳若其山川物產之亭毒風俗古今之易更可俾鄙人傾耳

而悉聆乎主人曰唯唯僕將觀縷以對而恩吾子之清強也
不勝敵邑肇自虞漁漢澤著名于戰國陽城更號于唐初
秦豫而肩聳跨燕趙而臂舒爾其形勢則崦山俯瞰于後
城拱揖於前左帶沁溪而漾漾右襟畫嶼以巖巖砥柱王屋
峙東西之雙關盤亭雲濛列屏嶂以千巖巖堯靈通之祭
刺白岩卧虎之纏綿或嵒岨而中斷或窄峇而纏聯其貨則石
穴之炭積如黑壤鍊卍冶鐵炯發夜光以釜以甑烹飪唯良
鉛既分乎黝素土復別其赭堊爰制器而象宜亦塗墍夫丹
礬石經火而飛灰黏無異於膠漆硫溶液而凝黃焰條爾其
騰烈咸五都之市所必需而軍國之器所勿缺其木則桑榆
檉檜榆柳椿槐榭櫟偃卧于空谷松柏挺拔于巒隄枝糾
以交亞葉掩翳以繁葭干青霄而亭亭直上陽鳥同翼于
材其藥則麝香五味蒼木黃精芍藥藜蘆本益母翁苓木香料
拏于峻極何首雲卧於崎嶇葢殊形異彙而不獲殫述厥名
也封域之內則原隰墳衍阡陌綺錯黍稷油油麻菽澤澤家
張鷄犬之欄戶軋杼柚之樂此有耳者之咸聞而具目者所
共矚若乃古今易制風俗迭移月異而歲變通趨而就卑敢
因明問以竟其辭夫其殷遙邃古遐哉邈乎莫得而考稽也
亦嘗詢茲黃髮之詔質諸掌故之遺有明中葉成化宏治賢
聖代作渾噩冲夷兵革式偃野畝被棲父誨子以愿樸夫刑
室以勤劬弦誦必夜籽耨維時闔中宵而弗鏘賦稅順則
而不知野老絕跡于城市戚故契澗於往來當是時也茅茨
弗剪土簋無飾士有溢困女有賸帛務本力田節餐積學
氣之靈篤生英詰原襄敏筆路藍縷遇既亂於未萌楊貞

茹榮飲冰嫉貪婪以如螫爰備棟梁爰備案桷守樸茂之選
 規保元氣而弗蝕農服先疇士食舊德務儉嗇以離齷留堯
 風于蟋蟀隆萬既降戶實家殷物力既以餘裕儀章寢而漸
 興輪奐高明而美侈冠帶裁博以華文禮必尚夫豐溢器日
 飾以奇新然而時和年稔猶可勉以逮其外形也漸乎叔未
 益趨于澆執袴徧乎里市貴介長乎惰驕奉逾適于精鑿慈
 務掠乎清高旭三竿而偃仰夜達午而號呶若煮龍雀之味
 香薰蘭麝之膏列尊羹于几案刻商羽于笙簫宴必遠羅夫
 珍錯食必大烹以淳熬君子暴殄于文物小人恣肆于遊遊
 以故惡極貫盈稔禍招雨澤屢愆于地風烽燧直達于雲
 裔奔填山谷凍餒啼號蓋十餘年所而後二三遺子始得以

相郡云

興朝受命再造區宇武紀恢疆之勛又致升平之德所貴
 賢所寶唯穀賤末而重本懷忠而抱德薄海熙熙四民樂業
 蓋三紀以來可稱太平無事調和玉燭者矣而不腆敝邑則
 有可隱憂而蒿目者夫殫物以窮寵畢方以媮樂非保全之
 恒事謀生之極則也曾去時之幾何而今彌甚于昔若夫設
 新席肆廣筵臚羞旨布琅玕狎獵金玉充溢方圓侍者呈媚
 巾幘倩媚客賦醉而言歸主晞露以湛湛爾其燈宵寒食午
 節中元爭庀具競烹鮮挈觴榼逐後先男女妓服絡繹聯翩
 致飾程蠶僂紹便妍微眺流睇粉黛連卷及其春秋改節以
 祈以報靡神弗舉靡牲弗效迎迓則舉國而出郊享饗則傾
 囊而縱樂旌旒飄颻以蔽空珠璣錯落而焜耀鉦鼓徹旦以
 鏗墮野唱喧闐而哮叫神醉止其未歆祝飲福兮橫送矧夫

人習跼注時尚彙韃樹羽幢幢伐鼓田田羗張侯而制正復
設之以鉗筵襲錦裝之炫爛奮螳臂以空拳爾乃通化居實
有無等跬步于閩越履蘆葦于江湖賡偽紛其百出誠愁胡
以爲乎以是琳宮梵宇靡弗增飾緇衣黃冠竭來如織名不
占于版圖目饕餮以糜食由圻甸而南西出荒蕪而弗闢蓬
蒿蔽乎虎狼場圃遊乎麋鹿耕者晨星之熹微用者泥沙之
委擲竄情優游日甚一日苟不卽于貧窶雖陶猗而莫得况
可壯而單寒冀腹果而罔獲假水旱之告災詎自甘于溝壑
夫物極反本者循環之至理也永終知敝者消息之大義也
故達人識士觀江河之下則思砥柱于中流勿使泛泛如不
繫之舟任其漂蕩而不知休也今誠察天道之變揆人事之
愆返古更始改轍易弦懲游間之躍冶裁奢靡之造端教以

儉節勤以桑田猶可復陶唐氏之遺風而不至於子之憂
在可風化之權者有以睹乎厥先云爾河西之實慷慨爲問
日子爲桑梓至計亦杞憂漆操之怕談也鄙人結識以傳焉

午壁亭賦 并序

陳廷敬

山海經沁水南通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
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午壁東沿波激石灣
澗八丈環濤設轉西南流入於沁水余討考近沁水而愛午
壁亭之名故取其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遊眷言
吾土乃作午壁亭賦云緬關河以騁望蹇淹流夫遠行異向
平之還尚同宗炳之幽情渺山川以延苻披酈生之水經惟
先人之舊業肇錫我以嘉名攬古文之奇字馳逸想於漢亭
沁流兮清淺午壁兮澗滌鄰猿鶴兮北山逸文物兮西京有

飛仙之稅駕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騁唱嶺上兮
多泚泚之吹笙亂牧兒之歸笛間樵叟之吟聲秋風兮屬
春草兮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四時之迅晷
愴愴况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之舊邑歷晉侯之
故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髣髴其未夫美
靈光之巋然兮哂秦關之角立古今何嶮廓兮咫尺其如相
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濫嗟予心之要眇兮儻若離而
若合縱吾思於千里兮美不知其所出入山間兮茅屋原上
兮遠邨臨流釣石倚杖柴門露松際之明月出岫中之閑雲
聊逍遙而容與盡烟景於朝昏雖芳歲之已遠尚桑榆之爾
論

海會龍湫賦

陳國

步商林以遐矚兮迷渺坤維之上游聆響荒之幽渺兮爰
帝釋於神州驚長波之浩漭兮遡滌滌之薄流來象外之冥
悟兮滌衆有於浮漚於時朱明既謝白鷺晨飛青楓通引丹
桂初輝詩詠杜陵之句聲入歐陽之扉雲翳翳以徐起日
靄靄而餘暉泉涓涓以吐溜風拂拂而留衣朝發騶於東郊夕
擷芳於水曲憶枕流於孫荆同悲思于宋玉聊登眺以消
亦徜徉以免辱歷幽巖而凝神灌心膺而止足爾乃挂藤
旆穿林涉徑法鼓風傳疎鐘竹應八樹鬱蔭五芝鮮淨想勝
因以遺塵宗淨理而生教雨花飄帝子之香迸水溼列真之
乘石俛首而悟機狂克念以作聖瞻紺殿之崔嵬旣金樞而
玉鳥乃蘭栢之繪靡亦山節而藻祝諸天無情而有精觀
玩迹而滅迹浮屠絕業以干霄鳴鐸麗天於咫尺若夫滄流

灑汗古澗沖澗滲淫滴瀝激澗激滌雲錦散采於沙洲之際
明霞揜映於沼沚之中漾萋萋之文苻淩落落之長松鶴
鶴翔而容與鳧雁頡頏而鳴嚶醴泉地出奇壑天開清嶺
於瀟露香挹美於鄮醅窮源既通乎潭府遡流遂漑乎長涯
氣勃則懷襄陵岳怒張則吐納風雷濼澗潰瀑旋瀆滄汨或
觸岳崑而山立或排巖砢而龍堆混萬形于一坎包衆象於
微隈乃若天朗氣清宇宙澄寂微塵不飛纖蘿不折輕風颺
激不成文遊雲蕩影無留跡宛演滄淪因泣混激恬鱗顯見
於陂池芳芷參差于厓側丈人曳屨以長嘯野僧振錫而高
銜或招隱淪之什或發羈客之音一觴以適口半濯以疏心
覺道興之不盡慮入山之不深夫何思而何慮豈有懷之莫
禁及夫巖壑回輪於真淵之谷大明標靈於金樞之嶺
鬼於通壺集素娥於中唐風翼城韻流
觴淵藏混澗灑澗澄澹汪洗標之以翠蘋
乘鯉而遊行青女臨波而靛妝豈羨沅湘以
之任石緬彼江濱以遺珮還憐交甫之褫魄
亦盈科而激滂伊大塊之無窮悟潤下於一
輟哀有生之須臾空歎逝於朝夕於是游目
俱元還自然之妙理齊萬彙以並觀同古今
於一
以承年抽毫命楮是用作歌歌曰金風起兮
河漢清兮原辟
考百穀成順帝則兮民之生適余懷兮長天
歌水呼

25293



